

# 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 ——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2) 195–233  
© The Author(s) 2016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614528  
lin.sagepub.com



范曉蕾

北京大學

漢語的情態助動詞「會」有一些不同於其他情態詞的語義特性，它的語義演變過程至今仍有爭議。「會」語義特性的產生動因和它的語義演變路徑是本研究要探索的兩個問題。我們在發掘「會」的條件必然等功能的基礎上，以「語義地圖模型」為理論工具通過跨方言／語言的比較構擬了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最後用「語義結構分析法」檢驗該路徑的合理性。我們認為該構擬的解釋力在於：符合代表跨語言共性的語義地圖，可解釋「會」及相關情態詞的語義特性，推進了情態語義地圖的研究。另外，在與「能」「要」等近義情態詞的比較中，我們也剖析了「會」的用法特點。本研究是用語義地圖來解釋具體語言現象的嘗試，從中可見：特定語言內的跨方言比較可以補充並豐富跨語言共性的研究。

關鍵詞：會，情態，條件必然，漢語方言，語義演變，語義地圖

## 1. 引言

助動詞「會」是漢語的常用情態詞之一，它廣泛存在於漢語方言中（例(1)），一般認為它主要有兩種情態義：能力和推測（Chao 1968:738；呂叔湘 2005:278–279）。據 Palmer (1986, 2001)，能力義屬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推測義屬認識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從現有的研究來看，情態詞「會」有兩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 (1) 漢語「會」的核心情態義：

#### a. 普通話：

[能力] 他會說廣東話。

[推測] 現在天兒這麼熱，放外頭的肉會變壞的。

\* 本文內容曾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暨南大學主辦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首屆青年學者論文比賽」（廣州：暨南大學，2013年12月）上，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計畫‘A Semantic Map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項目編號 645510）及北京大學中文系自主科研項目「北方方言的時體範疇研究」（項目批准號：2015ZZKY04）的資助。洪英、林文芳、盛益民、曾南逸、周蜜等友人為本研究提供了很多方言例句，兩位匿名審稿人和期刊編輯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謹表謝意！

- b. 浙江柯橋（筆者調查）：  
[能力] 渠<sub>他</sub>英語會話<sub>說</sub>，法語也會話。  
[推測] 益卯兩年<sub>這兩年</sub>小王拉<sub>在</sub>外地，益椿事體<sub>這個事情</sub>奈個<sub>怎麼</sub>會<sub>知道</sub>有數<sub>知道</sub>啲哩<sub>呢</sub>！
- c. 江西吉安（筆者調查）：  
[能力] 渠<sub>他</sub>會話<sub>說</sub>英語。  
[推測] 看今日個噠天氣<sub>這個天氣</sub>，明日會<sub>知道</sub>落大雨。
- d. 河北邢台（筆者調查）：  
[能力] 小王會<sub>知道</sub>說英語。

第一，據筆者考察，多數方言裡「會」的情態義有大體一致的三個特性，在此以普通話為例來說明。一是能力義限於心智能力 (mental ability)，即技能 (skill)，如「他會開汽車」「他會說英語」，但不包含生理能力 (physical ability)，如表達「有體力舉起大箱子」不能用「會」（「他力氣大得很，\*會舉起這個大箱子」）。二是認識情態義有將然性，一般用於推測將來事態：肯定式陳述句裡，表認識情態的「會」只能陳述將來事態。如普通話可說「他這麼懶，明年高考會落榜的」，但不能說「屋子變乾淨了，\*剛才媽媽會打掃過這兒吧」。只有用否定式或在疑問句裡「會」才可用於推測非將來的事態，如「昨天他在外地，怎麼會來我家呢？」。三是其兩情態義的強度等級不同：能力義屬能性 (possibility)，其認識情態義卻屬必然性 (necessity)——我們將該意義界定為「認識必然」。<sup>1</sup> 這些特性是漢語的其他情態詞（如「能」「可以」「應該」「可能」）所沒有的，其產生動因需要解釋。

第二，「會」的情態語義演變過程在學界尚有爭議，目前有三種構擬。第一種是「會」由能力義直接衍生出認識情態義（能力→認識情態），楊秀芳 (2001)、李明 (2001) 和鄭綦 (2003)<sup>2</sup> 論證了該構擬。第二種是「會」的能力義和認識情態義分別來自不同的意義，兩者沒有衍生關係。Chou (1998)、<sup>3</sup> 傅書靈、祝建軍 (2004) 和王鵬、馬貝加 (2011) 均認為「會」由「曉悟」衍生出能力義（曉悟→能力），由「會合、適逢」衍生出認識情態義（會合→認識情態）。蔣紹愚 (2007) 提出第三種構擬，認為「會」的能力義和認識情態義有前後相繼的衍

<sup>1</sup> 情態概念按照強度 (strength) 高低大致分為「必然性」和「能性」兩個等級 (Palmer 2001;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Von Wright 1951)。認識必然句如「他一定知道這事了」，認識可能句如「他可能在家吧」。趙元任 (Chao 1968)、呂叔湘 (2005) 等將「會」的認識情態定為「可能」。但「他明天會來」與「他明天可能來」對事態發生的確定性不同，前句近於「他明天一定來」，即「會」認識情態的強度大於「可能」，近於必然性。其實，「會」的情態強度介於「可能」和「一定」之間，屬中等強度的「蓋然性」(probability)（參見彭利貞 2007）。粗略而言，蓋然性可歸到必然性裡，故我們將「會」的認識情態定為「認識必然」。

<sup>2</sup> 各家表述「會」的認識情態義時所用術語不同，楊秀芳 (2001) 稱之為「形勢上將如何」，李明 (2001) 為「認識可能」，鄭綦 (2003) 為「推量/預知」。

<sup>3</sup> 我們對 Chou (1998) 的瞭解來自於劉麗琴 (2002:32-39) 的介紹，劉文指出：Chou Tsai-jung (1998) “The evolution of modal verb HUI in Mandarin Chinese” 一文認為「會」由「知曉」義發展出能力義，由「適逢、恰巧」義發展出「應當、必然」（即認識情態義），且其認識情態義先於能力義而產生。遺憾的是筆者未找到 Chou (1998) 的原文。

生關係，但非直接衍生，而是以其他意義為中間橋樑的。蔣先生將《朱子語類》中「會」分為五種：「會<sub>1</sub>」表具有發出某類動作的能力（即：類指性的動作），即心智能力義；「會<sub>2</sub>」表善於，即本文界定的「高質能力」義（4.2 節）；「會<sub>3</sub>」表能夠做某件事（例 (2)），指人或生物可以發出某種具體動作（即：非類指性的動作），現代普通話要用「能」表達該義，它接近於范曉蕾 (2011) 定義的條件可能 (objective possibility)；<sup>4</sup>

(2) 《朱子語類》的「會<sub>3</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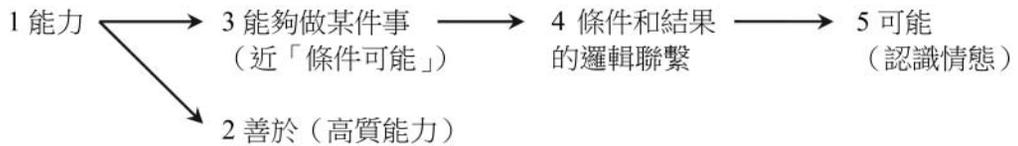
- a. 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蔣紹愚 2007:5）
- b. 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蔣紹愚 2007:5）

「會<sub>4</sub>」表條件和結果的邏輯聯繫（「S 具備某種條件，就出現 V/A 這種結果」），這是以往研究不曾明確界定的用法（例 (3)）：

(3) 《朱子語類》的「會<sub>4</sub>」：

- a. 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兇。（蔣紹愚 2007:6）
- b. 又如大黃吃著便會瀉，附子吃著便會熱。（蔣紹愚 2007:6）

「會<sub>5</sub>」表可能，是說話者的主觀判斷，即認識情態義。蔣先生推理出這五種意義的演變關係，如〈圖 1〉所示。上述三種構擬孰是孰非，難以定奪。



〈圖 1〉蔣紹愚 (2007) 「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

漢語各方言的「會」何以有一致的三個特性？其語義演變的真相到底為何？這兩個問題密切相關：「會」的共時語義特性是其歷時語義演變的結果。本文旨在探索「會」的情態語義演變過程，揭示其語義特性的產生動因。

<sup>4</sup> 「條件可能」可界定為：以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為促成條件 (enabling conditions)，某事態具有可實現性 (范曉蕾 2011)，如「鑰匙找到了，我們能進家門了」。它類似於 Bybee et al. (1994:178) 的「根可能」 (root possibility)，跟內在能力義同屬動力情態，只是能力義是以內在參與者的客觀境況 (生理、心智等) 為促成條件的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Palmer 2001)。蔣紹愚先生所列的「會<sub>3</sub>」的例句中，一部分可闡釋為條件可能義 (如例 (2a))，也有不少例句一般被界定為能力義 (如例 (2b))。不過，「會<sub>3</sub>」異於「會<sub>1</sub>」之處在於：前者有「非類指性」，這也是條件可能義的典型特徵。所以，我們認為蔣先生的「會<sub>3</sub>」接近於條件可能義。

## 2. 本文的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會」的語義演變主要用歷史考察法，楊秀芳(2001)、李明(2001)、蔣紹愚(2007)皆是當中的代表。要驗證前賢的結論甚至有新發現，需引進新方法和新視角，故本文採用共時比較法：以「語義地圖模型」(Semantic Map Model)為理論工具通過跨語言／方言比較來構擬「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語義地圖理論是研究多功能詞之語義模式的新工具(Haspelmath 1997, 2003; Croft 2003; 張敏 2010; 吳福祥 2011 等)，它的基本理念是：「某種語法標記若具有多重意義／用法，而這些意義／用法在不同語言也有以同一個形式負載的現象，則其間的關聯應該絕非偶然，應是有系統的、普遍的，可能反映了人類語言在概念空間的一些共性」(張敏 2010)，通過在概念空間(conceptual-space)的地圖上標注出可用相同形式負載的概念、用法、功能可展現它們之間的關聯模式。其核心的理論假設是「語義地圖的連續性假設」(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即：

與特定語言或者特定結構有關的任何範疇都會投射在概念空間的一片連續的區域上。(Croft 2003:96)

這一分析模型可簡述如下：若形式 M 在某語言裡具有 s1、s2、s3 三種功能，則三者的關聯在一個非矢量的空間裡具有三種排列可能：(I) s1-s2-s3、(II) s1-s3-s2、(III) s2-s1-s3。在跨語言考察中，某些語言的 M 只有 s1、s2，則 (II) 項可排除；另一些語言的 M 只有 s1、s3，則 (I) 項可排除。由此可得出反映語言共性的判斷：(III) 是最為合適的語義關聯模式，在共同的 s2-s1-s3 空間裡，不同的語言／方言均可刻畫出區域相連的語義地圖來。於是，通過考察跨語言的多功能詞，根據各功能的共時蘊涵關係(即：功能的同形模式)就可構建語義地圖。語義地圖雖是基於共時語言材料構擬的概念空間，它呈現的共時蘊涵關係也反映歷時蘊涵關係(Haspelmath 1997:63, 149)，可代表多功能詞的語義演變路徑。歷時語義演變中，一個語素首先衍生的新功能應是概念空間內與其已有功能相鄰接的功能，然後逐步發展出位置較遠的功能，如上面的 (III) 反映的歷時關係是：s2 和 s3 無直接衍生關係，二者必經由 s1 產生衍生關係。可見，語義地圖亦可用於擬測多功能詞的歷時演變過程。漢語「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當是共性的語義關聯模式的一個實例，本文欲針對「會」的各個功能來構建代表它們的關聯模式的語義地圖，在此基礎上擬測「會」的語義演變路徑。該方法在語義演變的研究中有獨特優勢。以往的歷時考察及跨方言比較研究雖有語言材料作基礎，但演變路徑的構擬在很大程度上憑藉語義分析做推導：看哪些意義在理論上更可能發生衍生關係。這難免帶有研究者的主觀性，即使面對同樣的材料，也可能推導出不同的演變路徑。而在語義地圖的方法論中，語義關聯的構建不加入研究者的推導性分析，完全由共時語料所呈現的功能蘊涵關係歸納得來，由同樣的材料得出的結論一般是唯一的，它呈現的語義衍生路徑有實證性(empirical)和可證偽性。下文的相關討論可展示語義地圖模型的核心概念和工作原則(4-6 節)。

同時，我們會借鑒語義結構分析法(analysis of semantic structure)，這是郭銳(2008, 2009)針對漢語虛詞提出的一套通過分析概念的語義結構來推導語義關聯模式的方法，其要

義是：一個功能性概念可分析為若干語義要素 (semantic element) 及要素間的關係 (relation) 共同組成的語義結構 (semantic structure)，<sup>5</sup> 語義結構可將虛詞的意義描寫得清楚而系統，據概念的語義結構遵照語義演變規律可推導概念間的關聯。雖然傳統研究早有通過語義分析來推導語義衍生關係的，但對概念的解析較為籠統，無一定原則可循，欠精確性和系統性，故難以保證結論的準確性。語義結構分析法將概念解析到「語義要素」「要素間關係」這種微觀層面，有較高的精確度，而且它推導語義關聯有一套系統性的原則，可操作性更強，其分析的準確度更高。de Schepper & Zwarts (2009) 討論了語義地圖的兩種研究方式：一種是傳統操作方法，通過跨語言考察據功能的蘊涵關係構建語義關聯，屬歸納法；另一種是通過分析概念的性質據語義演變規律推導語義關聯，即語義結構分析法的思路，屬演繹法。這兩種方式相互檢驗，有互補的效果，使語義地圖的研究更具準確性。我們會用語義結構分析法來驗證由跨方言／語言材料歸納而來的語義地圖，屆時可展示該分析模型的工作過程（第 7 節）。

本研究的語料以漢語方言為主，也包括少數非漢語材料。我們的語料來源有兩種：一是參考語法；二是筆者調查。我們考察了 40 餘種漢語方言（32 種來自筆者調查），包括南北官話、吳語、粵語、贛語及閩語。吳語和閩語的點較為密集，這些方言的「會」不僅用法多樣，而且變異較大。多數方言中，「會」的能力義限於心智能力，認識情態義有將然性。不過，各方言「會」的語義範圍有異：北方官話的「會」無認識情態義，部分粵方言的「會」無能力義，吳語和贛語的「會」有表生理能力的用法（但不成熟），還有「容易發生」的意義（4.2 節）。漢語方言裡「會」的共時語義的一致性和差異性正是以比較法構擬其歷時演變路徑的基礎。需指出：本文「會」與「會合」之「會」同源，官話、吳、粵等方言的情態詞「會」即是此字。方言材料記錄的情態詞「會」還有另一來源：閩語的助動詞「會」的本字是「解」（Norman 1989；Lien 1997；梅祖麟 1999 等），在本文一律寫為這個本字。本研究所用的非漢語語料較少，有英語、西班牙語、賽夏語、馬來語、藏語等 9 種（7 種來自筆者調查）。本文的情態類型系統遵循范曉蕾 (2011, 2012) 的研究。<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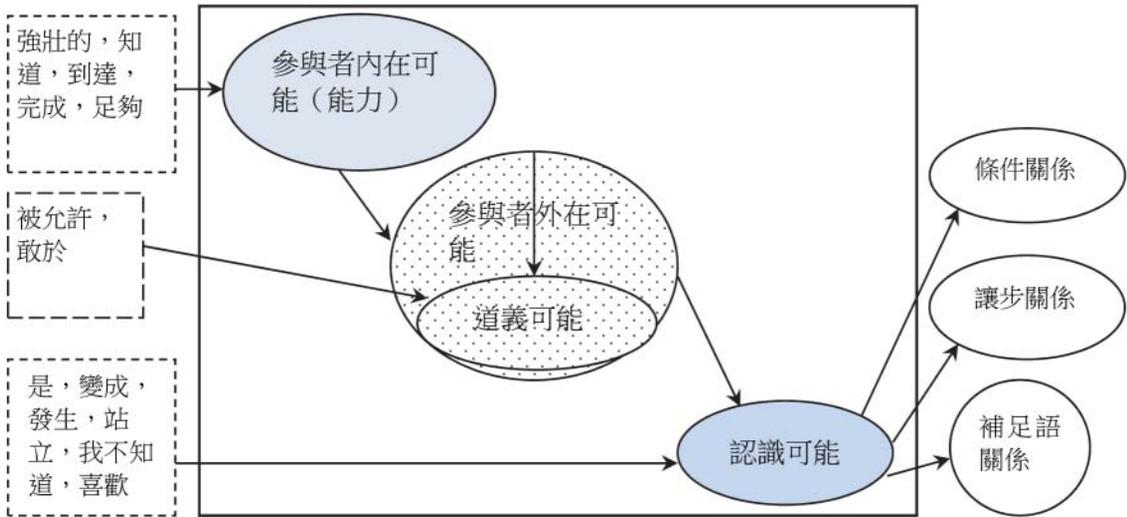
### 3. 「會」與現有語義地圖的衝突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據世界語言材料構建了反映跨語言共性的情態語義地圖（〈圖 2a〉），范曉蕾 (2011) 又構建了基於漢語方言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圖 2b〉），但這兩個地圖都不能解釋「會」的多功能模式。多數漢語方言的「會」兼有能力和認識情態義，而現有的語義地圖裡能力和認識情態之間無直接關聯，兩者以參與者外在可能 (participant-external possibility) 或條件可能為中間橋樑。Bybee et al. (1994:193) 也指出能力義要經由根可

<sup>5</sup> 據郭銳 (2008)，「語義要素」指虛詞所引出的與事件有關的實體、狀況、時間、處所等或其他事件，「要素間的關係」指虛詞所組織起來的語義要素之間的特定關係，語義結構即是一個帶有「一定關係」的「語義要素」為成員的集合 (set)。語義結構分析法與傳統的「義素分析法」（參見 Leech 1974）有一致處，但不全同，在此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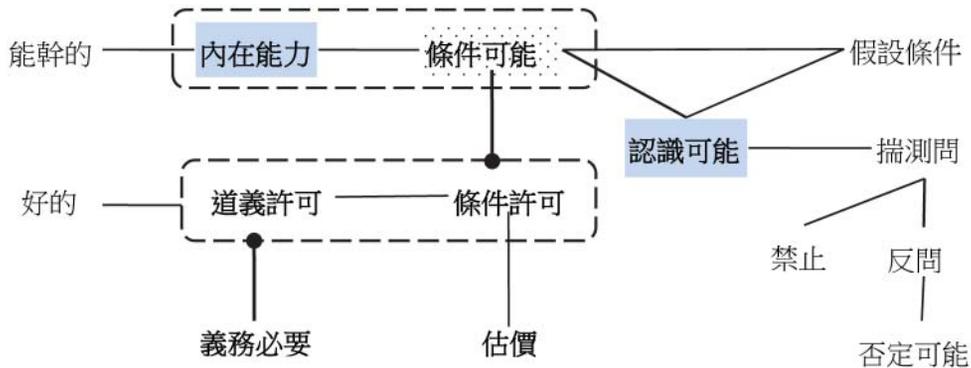
<sup>6</sup> 范曉蕾 (2011, 2012) 的情態系統略異於傳統研究（如 Palmer 2001；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限於篇幅不做詳解，必要時僅隨文用腳註說明。

能（大致相當於條件可能）方能衍生出認識情態義。但是，目前未見有方言的「會」可表參與者外在可能（「去公園，你\*會<sub>可以</sub>乘坐 66 路公交車」）、道義情態 (deontics)（「按規定，買了票的人\*會<sub>可以/必須</sub>進去」）或條件可能（「鑰匙找到了，我們\*會<sub>能夠</sub>進家門了」）的。因此，「會」在現有的語義地圖上切割出了不連續區域，違背了語義地圖的連續性假設。



圖解：圓圈表示功能節點，虛線方框裡是詞彙性意義，實線大方框標識情態概念範疇。連線表示語義關聯，箭頭表示語義演變方向。

a. 基於世界語言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參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94）



圖解：虛線方框表示其內的功能節點組成的上位範疇，「內在能力」和「條件可能」屬能性的動力情態，「道義許可」和「條件許可」屬能性的義務情態。連線表示語義關聯，末端為圓點的粗線條表示與包含數個功能的上位範疇有直接關聯。

b. 基於漢語方言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參范曉蕾 2011:63）

〈圖 2〉現有的情態語義地圖

「會」與語義地圖的衝突有三種可能的原因。第一種可能是：「會」是語義地圖的例外。事實上，語義地圖允許有「分布極為有限」的例外，它可看作語言接觸或句法特性等非概念因素導致的結果。但具有上述多功能模式的「會」在漢語方言裡分布甚廣，顯然不能解釋為非概念因素造成的例外。那麼還有第二種可能：「會」是現有的語義地圖的反例。換言之，〈圖2〉中「能力—[參與者外在可能／條件可能]—認識情態」並不代表語言共性，應予修正。不過，推翻這個被絕大多數語言證實的語義關聯，代價實在太大，我們最好先試著尋找其他出路，考慮第三種可能：「會」與語義地圖的衝突是假象，因為現有的語義地圖未全面呈現人類語言的語義關聯模式，一些關聯路徑尚未畫出來。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一般是因為對詞的語義認識不夠準確，一些重要的語義功能未得確立。這引導我們重審「會」的語義，考察它有無其他用法。

#### 4. 漢語方言裡「會」的功能

弄清多功能詞有哪些語義功能是構建語義地圖的第一步。在語義地圖理論中，「語義功能」(semantic function) (簡稱「功能」) 既包括傳統上詞的固有意義 (sense/meaning)，也包括詞的用法 (use)。用法主要指詞形出現的句類義／語法語境，例如，Haspelmath (1997) 的不定代詞的語義地圖就將詞形出現的句類環境（如條件從句、疑問句、否定）跟詞形本身的意義（如特指、非特指）統一對待，皆立為不定代詞的功能。這種將詞的意義和用法同等對待的方式有其理論依據。第一，基於探求跨語言共性之目標，該做法符合語言事實：詞的意義和用法不能截然分開，從臨時的用法到穩固的意義是一個連續統。高頻的用法都有潛力凝固為詞義——如「語境義吸納」(absorption of context) (Bybee et al. 1994:297)，A 語言裡某詞的用法常是 B 語言裡對應詞的意義 (Haspelmath 2003)。第二，看似意義相當的兩詞可出現的語境類型若迥異，嚴格來講就不能算作兩詞「語義相同」，將二者處理為「功能有別」更為恰當。這是因為詞可出現的語境範圍的變化（擴大或縮小）是其語義發展的一個方面。語義地圖應包含這類信息，畢竟，該分析模型關注的是不同用法之間的演化關係以及概念的內在關係。第三，該做法符合跨語言比較的實際情況。比較研究要面對紛繁複雜的眾多語言，多數是研究者所陌生的語言，我們常常很難定位某用法中的功能詞表達何種意義，也不易分辨某意義是由詞本身還是由語境承擔。若參照語法語境定位詞的功能，就能減少研究者的主觀分析帶來的偏誤，而且，對語義採取「粗線條」的分析才可使比較研究進行下去。當然，並非詞形的所有句類環境均要納入考量，一般只將詞的高頻句類義——稱之為「優勢用法」(pragmatically privileged uses)——立為其功能 (van der Auwera et al. 2009:277)。總之，本研究定位詞形的功能以跨語言圖景為參照系，有時異於單一語言內部做詞義分析的結論。語義地圖設立功能有其基本原則：功能必須滿足「基元性」(primitives) (Haspelmath 2003; de Haan 2004, 2010)。簡言之，兩個可能的意義／用法 s1 和 s2 至少在一個語言中用不同形式負載，二者方可設立為不同的功能；若 s1 和 s2 在所有語言中皆同形，二者只能合為一個功

能。所立的功能若違反這兩方面之一，便是不滿足基元性的。換言之，語義地圖中的功能有其形式依據：不同的功能在具體語言中有形式差異。這亦可減少單純的語義分析帶來的偏誤。我們認為，「形式」除卻指負載功能的詞形，還包括該詞的句法表現，例如：可否省略，可否替換為其他詞，是否要求某類詞與之共現。

依據上述原則，我們發現漢語方言的「會」除心智能力和認識必然外還有其他功能。首先，普通話及很多南方方言的「會」還有情態義「條件必然」和時制功能「計畫性將來」。其次，「會」在多數方言中有高能力義，在部分方言裡有慣常傾向義。本節會詳細闡釋這些功能。為清楚起見，對於方言與普通話的「會」共有的功能，我們從普通話入手分析；對於某些方言的「會」獨有的功能，則用方言材料說明。

## 4.1 「會」核心功能之再分析

### 4.1.1 「會」類慣常句：條件必然

普通話中，「會」常用在一些描述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事物習性的慣常句裡（例(4)），這些句子可稱為「會」類慣常句。它們符合「慣常」(habituals) 範疇的一般定義：依據 Krifka et al. (1995)，慣常廣義上屬類指範疇 (generics)，它報告一種從很多具體的片斷或事實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慣常句陳述泛化屬性，屬特徵句 (characteristic sentence)，它區別於指現實世界裡具體情境下的片段性事態或孤立事實的事況句 (episodic sentence)。

(4) 普通話的「會」類慣常句：

- a. 人會生病，神仙不會生病。
- b. 舊電器總是會壞。
- c. 北方的河冬天會/Ø/要結冰。
- d. 小王每周一都會/Ø/在辦公室。
- e. 海南島夏天會/Ø/很熱。
- f. 小王一聞到煙味，就會/Ø/要打噴嚏。
- g. 牌子不同的衣服，價錢會/Ø/不一樣。

「會」類慣常句有兩個句法特徵。一是有條件的可省略性：當句子有表「特定條件」的顯性形式（見下段詳解）時則可去掉「會」（例(4c-g)），這不會改變句子的基本意義。<sup>7</sup>二是

<sup>7</sup> 「會」類慣常句有時可省略「會」，有如下兩種情況。第一，若有表特定條件的顯性形式，皆可省略「會」，不能省略的例(4a)無此種形式。第二，若無表特定條件的顯性形式，但有其它慣常標記且為指物主語，則可省略「會」。例如，「小王經常會遲到」可省略「會」，因為它有慣常標記「經常」且為指物主語。例(4b)雖有慣常標記「總是」卻不可省略「會」，是因為它是指類主語。

可有條件地替換為「要」：當句子有表特定條件的成分且主要謂詞是動態動詞，「會」可替換為「要」（例 (4c)、(4f)）。這兩個特徵是表能力或認識情態的詞所不具備的。如例 (5) 所示，(5a) 去掉「能」則失去能力義，變為陳述具體事件的事況句；「可能」「一定」等認識情態詞使句子有明顯的主觀推測義，去掉後會大大改變原句的意義（例 (5b)）。

- (5) a. 小王能吃三碗米飯。 ≠ a'. 小王吃三碗米飯。  
 b. 小王每周一可能／一定／應該在辦公室。 ≠ b'. 小王每周一在辦公室。

例 (4) 的「會」代表什麼功能呢？其實，「會」不能用於所有的慣常義表達中，如慣常句「小王抽煙」「東北種水稻」就不能用「會」（「\*小王會抽煙」「\*東北會種水稻」）。我們發現，「會」類慣常句多有表達「特定條件」（事態實現的必要條件）的成分，如例 (4c–g) 的「冬天」「每周一」「一聞到煙味」等。雖然有的「會」類慣常句無這類成分（例 (4a–b)），但其主語都是指類 (kind-referring) 名詞（「人」「舊電器」），指類主語隱含特定條件「如果某物屬於 S 類」，因為指類主語句“S+VP”的邏輯語義式是一種蘊涵關係：如果某物屬 S 類，則它會 VP（例如，「四川人吃辣椒」可解釋為：如果某人是四川人，那麼他吃辣椒）。相比，例 (4d–f) 必須用顯性形式表達特定條件，沒有這些顯性形式的話，句子就變為事況句。這是因為它們的主語是指稱具體事物 (object-referring) 的名詞「小王」「海南島」等，不隱含特定條件，指物主語句“S+VP”的邏輯語義式是一種存在合取關係：存在 S 並且它 VP（例如，「張三吃辣椒」表示：存在一個人「張三」並且他吃辣椒）。綜上所述，「會」類慣常句皆包含「特定條件」。「會」類慣常句的另一特點是它的「必然性」含義：當特定條件存在時，該事態必然發生。尤其是這些句子多表述規律，規律性事態自然有必然性。據「特定條件」和「必然性」兩個語義要素，「會」類慣常句的邏輯語義可描述為：慣常地，如果存在條件 A，則必然有事態 B。於是，我們將慣常句中「會」的功能界定為「條件必然」(objective necessity)，它表達：以外在或內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為促成條件（即特定條件），事態的實現具有必然性。以往研究沒有談及這一情態概念，現有的語義地圖亦無與之對應的功能節點 (function node)。我們認為，條件必然應該設為獨立功能，這不僅基於上述的語義分析，也有形式依據。第一，北方官話的「會」沒有條件必然的用法。第二，表條件必然的「會」在句法表現上異於其他情態標記。其可省略性為其他情態標記所無，<sup>8</sup> 可替換為「要」也說明條件必然義未必與能力義或認識情態義同形，因為「要」沒有這兩個功能（白雪 2006）。<sup>9</sup> 與「要」類似，英語 will、葡萄牙語 vai 既是將來時制標記，也用於條件必然句（例 (6)）。這些都說明條件必然與其他功能在同一語言中可用不同形

<sup>8</sup> 有學者將慣常句裡的「會」界定為根可能／條件可能義。但表條件可能的詞形一般不能省略，如「鑰匙找到了，我們可以進家門了」中表條件可能的「可以」不可省略。慣常句中「會」的可省略性說明它絕非條件可能義。

<sup>9</sup> 呂叔湘 (2005) 等認為「要」有認識情態義，但白雪 (2006) 論證「要」無此義。

式負載，有其獨立性，它理應是「會」的第三種情態義。另外，「會」和「要」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可與認識情態詞「可能」「應該」「一定」等連用，且須位於這些詞之後，即「可能會」「應該會」「一定會」。這種連用形式說明：當中的「會」在句法層級上低於認識情態詞，應屬表條件必然的「會」。

(6) a. 英語 will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il will float on water.

油會浮在水上。

b. 葡萄牙語 vai (筆者調查):

Ele vai para Hong Kong todos os verões.

3SG FUT go to Hong Kong every summer

他每年夏天都會去香港。

條件必然義的「會」類似於蔣紹愚 (2007) 的「會<sub>4</sub>」：表示條件和結果的邏輯關係。「會<sub>4</sub>」的例句多可歸為條件必然義。「會<sub>4</sub>」的「條件」和「結果」正對應於條件必然的「特定條件」和「必然性」，二者的「邏輯關係」以被普遍認同的真理為依據，正是條件必然義涵蓋的慣常義。故蔣先生對「會<sub>4</sub>」的語義表述與本文只是術語的差異。在概念類屬上，我們認為：條件必然屬動力情態，與慣常範疇也有交叉。將它歸到動力情態，理由有三。一是「會」類慣常句常見於科技文獻（例如，科普讀物用「水在零度以下會結冰」介紹常識），故條件必然應屬客觀性情態，非主觀語氣義。二是它符合本研究所遵循的動力情態的定義「表達事態的可實現性」（范曉蕾 2011），與能力等典型的動力情態概念極為相似（7.2 節）。所以，條件必然屬必然性的動力情態 (dynamic necessity)，是與條件可能相對應的概念。三是後文構建的語義地圖證明條件必然與多個情態義有關聯（6.4 節），這足以顯示它與情態範疇的緊密關係。說條件必然義與慣常範疇有交叉，不僅因為它可表達規律性或習慣性事態，也源於很多語言中表條件必然的標記有可省略性，慣常標記是時體態標記中最傾向省略的 (Dahl 1995)。柯理思 (2007) 也認為「會」可標記慣常義，但上文談到：它不可用於所有的慣常表達，將「會」的語義限定為條件必然更準確。條件必然僅是慣常義的一個次類，所牽涉的事態未必高頻發生，其慣常性在於：只要有特定條件就必然出現該事態。其規律性使人們可預測事態何時出現。將條件必然看作跟慣常範疇有交叉的動力情態概念並非自相矛盾。慣常義的範疇歸屬本就不明確，它跟時制、體和情態都有聯繫 (Dahl 1995)。慣常義和動力情態也有共同特徵。一來兩範疇均描述可能世界中的潛在 (potential) 事態，不是特定情境下的已然 (realized) 事態。二來兩範疇均屬客觀性意義：慣常義指涉事物的屬性或規律，自然有客觀性；動力情態是最具客觀性的情態類型，能力便可視為事物的一種恆常屬性，與慣常義相通。「會」表條件必然的用法廣泛分布在東南方言中（吳、粵、贛）。

#### 4.1.2 「會」類將來時制句：計畫性將來

普通話的「會」還用於表達將來事態的事況句中（例(7)）。這些句子都是客觀報導事件，沒有認識情態句那樣的主觀推測義，可稱為「會」類將來時制句。跟「會」類慣常句類似，它們可省略「會」；<sup>10</sup>當句子的謂語是動態動詞時，「會」可替換為「要」（例(7b-e)）。

(7) 普通話的「會」類將來時制句：

- a. 禮堂明天上午會／Ø有一個展覽。（你可以去看看。）
- b. 工作安排已經定了，他下半年會／Ø／要在北京工作。
- c. 老闆的飛機明天十點會／Ø／要到上海。（記得派人去接機。）
- d. 經理禮拜二會／Ø／要來上班。（你到時來找他吧！）
- e. 通知下來了，市長下個禮拜會／Ø／要到我們單位開會。

可見，「會」在例(7)的將來時制句和例(4)的條件必然句中有很高的句法相似性，但我們認為二者並非同一功能。首先，兩類句子在部分語言中有形式差異。賽夏語 ra:am 可用於條件必然句，不用於將來時制句。很多歐洲語言常用將來時制標記表達條件必然句，而傾向用一般現在時 (present tense) 的形式表達上述的將來時制句 (Dahl 2000:311)，如英語 “the train leaves at noon”。另外，漢語方言裡，「會」「要」等助動詞在兩類句中的強制性不同。很多南方方言（如武夷山、重慶、廣州）裡，例(4)傾向或強制使用助動詞，例(7)則相對排斥它們。據基元性要求，(7)的「會」應設為異於(4)的獨立功能。其次，條件必然句和將來時制句屬不同的句類：前者是特徵句，後者是事況句。據設立功能節點的寬泛原則：句類義可視為詞形的功能，兩類句中的「會」最好定為不同功能。在尚無更多的語料證據定位這類模糊不定的用法前，依據語境義將功能「從分」的做法在跨語言比較中更安全。

那麼，例(7)的「會」應定為何種功能呢？我們發現「會」不能用於所有的將來時制句，它要求有表達「特定的將來時間」的成分，如(7)中的「明天上午」「下半年」「明天十點」。相比，將來時制詞「要」就無該限制，如「春節要到了」「公司要下班了」都無明確的將來時間，而這些句子不能用「會」（「\*春節會到了」「\*公司會下班了」）。其實，「會」類將來時制句表達「計畫性將來」(schedule-based future)，它表示事態依據計畫安排在特定的將來時間裡是確定要執行的。<sup>11</sup>故例(7)的「會」可定位為「計畫性將來」，其邏輯語義可描述為：按計畫，在特定的將來時間 A 有事態 B。

<sup>10</sup> 「可省略該詞／換用他詞」指省略或換用後不改變句子的基本義，但不排除改變句子的語氣義或語用環境。有同仁指出：例(4)、(7)用「會」時比無「會」時多了一絲提醒或強調的語氣，使用語境還可能有微殊。但這種細微的語義差異不宜納入跨語言比較研究中。

<sup>11</sup> 將來時制可分為幾個次類，計畫性將來是其中一種 (Dahl 2000:311)。

#### 4.1.3 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與認識情態之區分

「會」的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義常難以與它的認識必然義區分開來，因為「會」類認識情態句也常常帶有表特定條件的成分，傾向陳述將來事態。其實，「會」表認識情態的用法還不夠成熟，它的句法自由度小於典型的認識情態詞「可能」「一定」：它不能像後者那樣位於主語之前（「\*會他明年考上大學的」），也不能像後者那樣接「必須」「可以」等義務情態詞（「\*明天你會必須交作業」）。這說明「會」的語法化程度不夠高，其認識情態義的主觀性相對較小。

不過，「會」的認識情態義與它的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義還是有顯著差異的。首先，「會」類慣常句的動作行為是類指性的，不是某個具體情境下的事態；「會」類認識情態句的動作行為是非類指性的，指涉某具體情境下的事態，如例(8)中「這陣兒」「今天」「這回」「這些年」都標示了事態的現實時間。

- (8) 「會」類認識情態句有非類指性：
- 這陣兒天兒熱，肉放在外面，會變壞的。
  - 今天很冷，要是開窗戶，我們會感冒的。
  - 你這回考試又不及格！媽媽知道了會打你。
  - 小王這些年在外地，怎麼會知道這事兒呢？放心吧。

第二，「會」類將來時制句表達計畫性將來，所報導的事態（遵循計畫安排）一般必然實現，「會」類認識情態句表達主觀推測，所描述的事態未必實現。第三，「會」類慣常句和將來時制句必須含有表示「特定條件／將來時間」的成分，而「會」類認識情態句可以無這類成分（例(9)）。各方言的「會」在這些功能上有很高的一致性。

- (9) 「會」類認識情態句可無表示「條件／時間」的成分：
- 小王是個孝子，會到醫院看他媽的。
  - 你穿這麼少，會感冒的。
  - 小王愛研究中國歷史，他會喜歡這個歷史劇的。

## 4.2 「會」的其他功能

漢語方言的「會」還有其他功能。首先，多數方言的「會」可表「善於」（例(10)），它強調做事的質量好，可稱為「高質能力」(good-quality ability)，屬內在能力範疇中的強能力。高智能力設為獨立功能有其形式依據：語言中有詞彙是僅有高智能力義而無普通能力義的，如閩南語的「勢」、馬來語的 pandai 等，而且，漢語表高質能力的詞常常與程度副詞連用。

(10) 「會」表高質能力：

- a. 北京：這媳婦會說話，婆婆愛聽什麼她說什麼。
- b. 鄂州：小王蠻會舞飯<sub>很會做飯</sub>。（筆者調查）
- c. 嘉興：小王蠻會得講話個<sub>很會說話</sub>。（筆者調查）

其次，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方言中，「會」可表「容易發生、傾向於發生」（例(11)），可稱為「慣常傾向」義 (habitual tendency)。這個功能屬慣常範疇，異於條件必然之處是：前者所牽涉事態的實現無必然性，只有傾向性，這隱含事態高頻發生，但不能預測事態何時出現。例如，「鐵斧子容易生鏽」只說明「鐵斧子生鏽」的傾向性強，但不蘊涵「鐵斧子必然生鏽」，也不能憑此推斷出「鐵斧子在某時生鏽」。慣常傾向設為獨立功能有如下的形式依據：它在其他方言裡可用不同的詞形表達，「容易」「愛」「好」「肯」「喜歡」等都是常見的表達慣常傾向的助動詞（參見孫克敏 2011），這些詞顯然無能力等情態義；而且，漢語表該義的詞一般可與程度副詞連用。

(11) 「會」表慣常傾向：

- a. 績溪：爾個妹好會噯<sub>你妹妹很容易哭</sub>。（李榮 2002:4901）
- b. 金華：格小丐兒會哭猛個<sub>小孩經常哭</sub>。（李榮 2002:4901）。
- c. 義烏：格小儂危險<sub>非常</sub>會生毛病<sub>這個小孩很容易生病</sub>。（筆者調查）

綜上所述，漢語方言的「會」至少有六種功能：心智能力、認識必然、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高質能力、慣常傾向。

## 5. 六種功能同形的跨語言性

不僅漢語各方言的「會」有語義平行性，語言裡有很多非同源的情態詞跟「會」的多功能模式平行。閩語的助動詞「解」就有上述六種功能（例(12)），<sup>12</sup>且它的認識情態義有與「會」相同的將然性限制（筆者調查；馮愛珍 1993:27；劉小梅 1997:116；鄭良偉1997:19），簡言之，「解」與「會」在多功能模式及用法特性上皆平行。

(12) 福清「解」（筆者調查）：

- a. 心智能力：伊解開汽車<sub>他會開汽車</sub>。
- b. 條件必然：水著零下解結冰<sub>水在零度以下會結冰</sub>。
- c. 認識必然：明旦解邊雨<sub>明天會下雨</sub>。
- d. 計畫性將來：通知已經出來咯<sub>已經出通知了</sub>，下晝領導解來農家單位<sub>下午領導來咱們單位</sub>。
- e. 高質能力：伊野解講話<sub>善於說話</sub>。
- f. 慣常傾向：鐵鼎<sub>鐵鍋</sub>野解生鏽<sub>很容易生鏽</sub>。

<sup>12</sup> 閩語的「解」還有其他情態義，見 8.2 節。

歐洲語言有與「會」相似的情態詞，如西班牙語 *saber*、法語 *savoir*（例 (13)）。西班牙語的受訪者指出：條件必然句中 *saber* 似空意詞，可省略。英語 *will*、葡語 *vai* 及泰語 *ja* 等詞在條件必然句中也有可省略性，因為它們的條件必然句可轉用一般現在時等零標記的形式，如英語 “Fresh water freezes at 0°C”。這與漢語「會」「要」的句法表現相同。標記的可省略性當源於條件必然屬慣常範疇（4.1.1 節），這應是該類標記的普遍特徵。

(13) 歐洲語言與「會」語義平行情態詞：

a. 哥倫比亞西班牙語 *saber*（孫克敏 2011，筆者復查）：

i. 曉悟：

**Sabe**        muchas    cosas  
know    many    things  
他知道很多事。／他知識淵博。

ii. 心智能力：

**Sabe**        hacer    muchas    cosas  
be able to    do        many    things  
他能做很多事。／他很能幹。

iii. 高質能力：

**Sabe**        hablar    español  
be skilled at    speak    Spanish  
他很會說西班牙語。

iv. 慣常傾向：

E1        **sabe**                    decir    mentiras  
3SG    tend to/habitually    say    lie  
他愛說謊話。

v. 條件必然：

**Sabe**        ir    a                    Buenos Aires    cada    anno.  
be bound to    go    ALLATIVE    Buenos Aires    every    year  
他每年都會去布宜諾斯艾利斯。

b. 法語 *savoir*（*sait* 及 *saurait* 是動詞變位形式）：

i. 曉悟：

**savoir** un secret 知道一樁秘密。（《法漢詞典》1979）

ii. 心智能力：

**savoir** jouer du violon 會拉小提琴。（《法漢詞典》1979）

iii. 高質能力：

**savoir** combattre 善於鬥爭。（《法漢詞典》1979）

- iv. 慣常傾向：  
 il **sait** demander des questions sotes. 他愛問很傻的問題。(筆者調查)
- v. 條件必然(在條件式的否定句中作助動詞，一般用否定詞 **ne**)：  
 La roue de l'Histoire ne **sauroit** tourner à rebours.<sup>13</sup> 歷史的車輪不會倒轉。  
 (《法漢詞典》1979)

東亞語言也有類似的情態詞，如賽夏語 (Saisiyat) 的 ra:am (例 (14))、馬來語的 akan (例 (15)) 等。而且，馬來語 akan 和泰語 ja 的認識情態用法也有將然性：在肯定式陳述句裡限於推測將來事件，在否定式中方可用於推測過去或現在的事件。

(14) 賽夏語 ra:am (Yeh 2012) :

a. 曉悟：

a= = hiza' korkoring **ra:am** komoSa:boya' a= = ' <om>aseng ka  
 FIL that child AE know FIL bee FIL <AF>sting ACC  
 mae'iyach sia masroko' (Frog 6, NTU Corpus, Sung et al. 2008)  
 man 3SG.NOM AE bend.down  
 'The child knew the bees sting, and he bent down.'

b. 心智能力：

yako **ra:am** kiSka:at (Saisiyat Dictionary)  
 1SG.NOM AF.know read  
 'I can read.'

c. 條件必然：

kat'et'en bilis-in ray hima' pon'a:iS-in ka  
 click.beetles hold-PF LOC hand touch-PF ACC  
 ta'oeloh, **ra:am** tom'en (Saisiyat Dictionary)  
 head AF.know nod  
 'If a click beetle is held in hand and touched at the head, (it) will nod.'

d. 認識情態：

···k<om>oSa, yao mina am 'okaS ila, manraan am 'okay  
 <AF>say 1S.NOM FUT not.do PFV AF.walk FUT not  
 potngor ila **raam-en**, (Two Suns, Traditional Story 1996)  
 arrive PFV know-PF  
 '···saying, 'I cannot make it any more. Maybe I won't be able to ge to the destination···'

<sup>13</sup> 我們特別向貝羅貝 (Alain Peyraube) 先生請教了該例中 savoir 的語義，貝先生認為它可界定為條件必然義。

(15) 馬來語 akan<sup>14</sup> :

a. 條件必然 :

Pada musim sejuk Haerbin **akan** turun salji.  
when season cold Ha'erbin **FUT** fall snow  
哈爾濱冬天會下雪。

b. 一般將來時 (含計畫性將來) :

Pada esok pagi, dewan besar **akan** mengadakan persembahan.  
when tomorrow morning auditoria big **FUT** have display  
明天上午大禮堂會有表演。

c. 認識情態 :

i. [推測將來事態]

Cuaca panas baru-baru ini, daging **akan** busuk diletak di luar.  
weather hot recently meat **probably** stinking put LOC outside  
這陣兒天兒熱，肉放在外面，會變臭的。

ii. [推測過去事態—否定式]

Semalam ialah hari Ahad, dia tidak **akan** datang ke sekolah.  
yesterday COP Sunday 3SG NEG **probably** come to school  
昨天是禮拜天，他不會來學校的。

我們雖然未能提供較多的世界語言證據，但上述材料足以證明：「會」的六種功能用同一形式負擔的現象還見於其他的非同源詞，這在漢語方言內有一致性，也有跨語言共性，無語言或語種之限制。而且，這些有平行的多功能模式的詞或有共同的詞彙義「曉悟」，或有共同的語義特性（認識情態有將然性），甚至有相同的句法特徵（標記條件必然義時有可省略性）。這說明這六種功能的同形模式及相同的特性不是事出偶然，而是有概念動因的。那麼，我們便可採用語義地圖模型來構建它們的關聯模式，為構擬「會」的語義演變路徑打基礎。須聲明的是：雖是針對漢語的「會」構建其各功能的語義地圖，但所用材料不限於「會」，與「會」有語義平行性的任何詞形都可拿來構圖。因為語義地圖代表了反映語言共性的概念空間，不只是個別詞的語法化路徑，非同源詞亦會走相同的語義演變道路，故方法論上可以不限制詞形的來源，有語義平行性的多功能形式皆可統一對待。這是語義地圖理論有別於傳統的跨方言比較法之處，是其方法論上的突破。

<sup>14</sup> 感謝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的黃靈燕老師提供的馬來語語料。

## 6. 以心智能力為核心的語義地圖及「會」的語義演變路徑

基於跨語言／方言的考察，六種功能的同形模式可列為〈表 1〉，它展示了各功能的共時蘊涵關係，可構建出「以心智能力為核心的語義地圖」，見〈圖 3〉。〈表 1〉已可論證〈圖 3〉，下文用語料來詳解它的構建過程，<sup>15</sup>再據此構擬「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



〈圖 3〉以心智能力為核心的語義地圖

〈表 1〉六種功能之同形模式

例詞	心智能力	高質能力	慣常傾向	計畫性將來	條件必然	認識必然	詞彙義
績溪 <sub>[李榮 2002]</sub> 、金華 <sub>[李榮 2002]</sub> 、杭州 <sub>[調, 李榮 2002]</sub> 、東海 <sub>[調]</sub> 、義烏 <sub>[調]</sub> 、天台 <sub>[調]</sub> 、柯橋 <sub>[調]</sub> 、溫州 <sub>[調]</sub> 、南昌 <sub>[調]</sub> 、吉安 <sub>[調]</sub> 的「會」，上海 <sub>[調]</sub> 、嘉興的「會得」，福州 <sub>[陳澤平 1998]</sub> 、莆仙 <sub>[調]</sub> 、福清 <sub>[馮愛珍 1993, 調]</sub> 的「解」	+	+	+	(+)	+	+	曉悟
哥倫比亞西班牙語 saber <sub>[調]</sub> ，法語 savoir <sub>[調]</sub>	+	+	+	○	+	×	曉悟
普通話、揚州 <sub>[調]</sub> 、佛山 <sub>[調]</sub> 的「會」，潮州 <sub>[調]</sub> 「解」	+	+	×	(+)	+	+	曉悟
武夷山 <sub>[調]</sub> 、晉江 <sub>[調]</sub> 、廈門 <sub>[李榮 2002; 周長楫 2006; 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8]</sub> 、漳州 <sub>[陳正統 2007]</sub> 的「解」	+	×	×	×	+	+	曉悟
賽夏語 ra:am <sub>[Yeh 2012]</sub>	+	+	×	×	+	+	曉悟
武夷山 <sub>[調]</sub> 、晉江 <sub>[調]</sub> 、漳州 <sub>[陳正統 2007; 楊秀明 1999]</sub> 、廈門 <sub>[周長楫 1998]</sub> 的「斲」，上古漢語「善」 <sub>[孫克敏 2011]</sub> ，馬來語 pandai <sub>[調]</sub> ，田林壯語 [ca:n] <sub>[李錦芳 2001]</sub>	×	+	+	×	×	×	○
蘭州 <sub>[調]</sub> 、平遙 <sub>[調]</sub> 、邢台 <sub>[調]</sub> 、望江 <sub>[調]</sub> 、淄博 <sub>[調]</sub> 的「會」，香港 <sub>[調]</sub> 、廣州 <sub>[調]</sub> 的「識」，晉江 <sub>[調]</sub> 、廈門 <sub>[調]</sub> 、漳州 <sub>[調]</sub> 的「解曉」，福清「解得」 <sub>[調]</sub>	+	+	×	×	×	×	曉悟
廣州 <sub>[李榮 2002]</sub> 、香港 <sub>[調]</sub> 的「會」	×	×	×	(+)	+	+	曉悟
成都 <sub>[調]</sub> 、重慶 <sub>[調]</sub> 、宜賓 <sub>[調]</sub> 的「要」，英語 will，葡萄牙語 vai <sub>[調]</sub> ，藏語 [ɣdʒə] <sub>[調]</sub> ，馬來語 akan <sub>[調]</sub> ，賽夏語 'am <sub>[Yeh 2006]</sub>	×	×	×	+	+	+	意願
成都 <sub>[調, 張一舟等 2001]</sub> 、宜賓 <sub>[調]</sub> 、武漢 <sub>[李榮 2002]</sub> 、望江 <sub>[調]</sub> 的「得」	×	×	×	○	-	-	獲得

<sup>15</sup> 〈圖 3〉「曉悟-心智能力」已得跨語言材料的充分論證 (Bybee et al. 1994; Heine & Kuteva 2002)。

例詞	心智能力	高質能力	慣常傾向	計畫性將來	條件必然	認識必然	詞彙義
普通話、上海 <sub>[調]</sub> 、望江 <sub>[調]</sub> 、柯橋 <sub>[調]</sub> 的「要」，潮州「愛」 <sub>[調]</sub> ，咸陽 <sub>[調]</sub> 、武威 <sub>[調]</sub> 、蘭州 <sub>[調]</sub> 的「呢」，神木 <sub>[邢向東 2002]</sub> 、陽高 <sub>[調]</sub> 、離石 <sub>[調]</sub> 「也／呀」，泰語 ja <sub>[調]</sub>	×	×	×	+	+	×	意願等
(空)	+	+	×	×	×	+	×

說明：方言點右下“[ ]”標明語料來源，“[調]”表示「筆者調查」。“+”表示有此功能，“x”為無此功能，“(+)”表有該功能但使用受限，“-”表示只用否定式或肯定式限於疑問句，“○”表示尚不清楚或不論。“(空)”表示在考察中未發現一例滿足條件的情態詞。陰影方框表示功能的連續區域。

### 6.1 「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認識必然」

心智能力、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是「會」的三個核心情態義，吳語的「會」及閩語的「解」都兼有這三個功能（例 (16)）。

(16) 兼有能力、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義的情態詞：

- a. 上海「會得」（筆者調查）：
  - i. 心智能力：小王會得開車。
  - ii. 條件必然：哈爾濱冬天會得落雪。
  - iii. 認識必然：儂蠻聰明咯，明年會得考上大學咯。
- b. 福建晉江「解」（筆者調查）：
  - i. 心智能力：伊<sub>他</sub>解開汽車。
  - ii. 條件必然：冬咧個風解凍死野儕五穀<sub>冬天寒風會凍死莊稼</sub>。
  - iii. 認識必然：安呢看明<sub>看</sub>天解落雨<sub>看來明天會下雨</sub>。

語言中有情態義只包括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的詞，如馬來語的 akan（例 (15)）、廣府粵語的「會」及四川、湖北、徽南的官話方言的助動詞「得」（例 (17)），<sup>16</sup> 它們無能力等義，可據此得出語義關聯「條件必然—認識必然」，這是與「條件可能—認識可能」平行對應的情態語義關聯。

<sup>16</sup> 助動詞「得」本屬能性情態詞，其自身情態義應界定為「條件可能」和「認識可能」。我們在此用西南官話的助動詞「得」作為關聯路徑「條件必然—認識必然」的證據，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它在西南官話裡一般用於否定式或疑問句中，這就使其牽涉「必然性」情態義的表達。一方面，能性義之否定在邏輯語義上屬「必然性」，如「不可能」等同於「必然不」。另一方面，能性義和必然性義在疑問句中有「中和」的趨向，兩者的差異減小。第二，西南官話母語者普遍認為其方言的助動詞「得」對譯於普通話的「會」。

(17) 兼有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無能力義的情態詞：

a. 香港「會」（筆者調查）：

- i. 條件必然：哈爾濱冬日會落雪<sub>下雪</sub>。
- ii. 認識必然：你放心，佢聽日<sub>他</sub>會來<sub>明天</sub>慨<sub>的</sub>。

b. 成都「得」（張一舟等 2001:377，筆者調查）：

- i. 條件必然：水不得浮在油上<sub>水不會浮在油上</sub>。／情況變<sub>瓜</sub>，結果也得變<sub>情況變了，結果也會變</sub>。
- ii. 認識必然：得不得<sub>會不會</sub>下雨？——不得<sub>不會</sub>。

構建「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而排除「\*心智能力—認識必然」，這是依據西班牙語 *saber*、法語 *savoir* 的多功能模式（例 (13)）：它們有心智能力、條件必然義，無認識情態義。三功能的蘊涵關係可總結為：某詞若有心智能力和認識情態義，則必有條件必然義；若有條件必然和認識情態義，則未必有心智能力義；若有心智能力和條件必然義，也未必有認識情態義。關聯路徑「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認識必然」由是得到論證，這是本研究的核心關聯。<sup>17</sup>

## 6.2 「心智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

多數源於曉悟義的情態詞都兼有心智能力和高質能力義，而且，北方官話「會」、粵語「識」及閩南語「解曉」等詞的情態義只包括這兩種能力義，這絕對支持語義關聯「心智能力—高質能力」。語義關聯「高質能力—慣常傾向」是基於這樣的功能蘊涵關係：語言中有情態詞是兼有高質能力和慣常傾向義、而無其他幾個功能的，見例 (18)。

(18) 情態義僅有高質能力和慣常傾向的詞：

a. 漳州「斲」（陳正統 2007:271）：

- i. 高質能力：斲講話<sub>擅長講話</sub>。
- ii. 慣常傾向：斲流汗<sub>經常流汗</sub>。／斲講無影話<sub>愛說無聊的話</sub>。

b. 田林壯語 [ca:ŋ<sup>6</sup>]（李錦芳 2001）：

- i. 高質能力：  
**ca:ŋ<sup>6</sup>**    ɿiu<sup>5</sup>  
擅長    刺繡  
擅長刺繡。
- ii. 慣常傾向：  
**ca:ŋ<sup>6</sup>**    tai<sup>3</sup>  
常常    哭  
常常哭。

<sup>17</sup> 我們承認：就目前所見的語料證據而言，支持關聯路徑「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認識必然」的情態詞在數量上相對較少。希望今後該關聯能得到更多語料的檢驗。

另外，據漢語方言「會」的多功能表現也可推導出「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第一，多數方言的「會」都有能力、條件必然等情態義，僅部分吳語、贛語的「會」有慣常傾向義，即：有慣常傾向義的「會」一定有能力等義，有能力等義的「會」未必有慣常傾向義。這說明：「會」的慣常傾向義應由它的某個情態義衍生來。第二，根據方言裡「會」的各情態義的句法表現可推出：慣常傾向應由高質能力衍生來。表慣常傾向的「會」常與程度副詞連用，在一些方言中甚至強制用程度副詞，如柯橋話要用「蠻蠻<sub>很</sub>」（例(19)）。而「會」的各個情態用法中，僅表高質能力的「會」可與程度副詞連用，這暗示其慣常傾向義與高質能力義的關聯度很高，因為有衍生關係的兩功能一般可出現在相同的句法環境下。

(19) 浙江柯橋「會」（筆者調查）：

- a. 高質能力：渠牌蠻蠻會打咯，每卯都贏。他很會打牌，每次都贏。
- b. 慣常傾向：益把斧頭蠻蠻會生鏽咯。這把斧子容易生鏽。

### 6.3 「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

某方言的「會」若兼有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義，則通常也可用於表達計畫性將來，如例(16a)的上海話「會得」可用於計畫性將來句「明朝八點禮堂會得有個表演」。因此，僅憑「會」難以弄清這三個功能的蘊涵關係。不過，其他的非同源詞可彰顯三功能的關聯模式。很多語言的條件必然句要用將來時制標記，英語 will、葡萄牙語 vai（例(6)）、馬來語 akan（例(15)）、藏語 [ʁdʑə]（例(20c)）、泰語 ja 和賽夏語 'am 等皆如此。漢語也有類似的情況，南方方言的助動詞「要」、閩語「愛」和西北方言的助詞「呢」「也」（例(20a-b)）都是某些將來時制句和條件必然句的必有成分（筆者調查；柯理思 2009；邢向東 2002 等）。這些詞多無認識情態等義，展示了條件必然和將來時制的關聯性。不過，上述詞的時制功能表義範圍較大，不限於計畫性將來，有的甚至接近「一般性將來」(general future)。鑒於「會」的將來時制功能「計畫性將來」僅為其中的一個次類，故關聯路徑宜構建為「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

(20) 可用於條件必然句的將來時制詞：

- a. 陝西咸陽話的助詞「呢」（筆者調查）：<sup>18</sup>
  - i. 條件必然：小王年年夏天都到香港去呢。／梨吃多了拉肚子呢。
  - ii. 將來時（含計畫性將來）：明兒禮堂八點有表演呢。／小王吃完飯進城呢。  
吃完飯會進城。

<sup>18</sup> 承蒙期刊審稿人指出一個潛在的問題：北方方言的句末助詞「呢」表達將來事態是很受限制的，這不是「呢」的基本功能。我們同意這一看法，根據前賢研究（柯理思 2009；蘭賓漢 2004, 2011；邢向東 2002 等）及筆者的調查，我們認為：北方方言中「呢」的主要功能是標記非完整體(imperfective)。不過，很多北方方言表達某些將來事態（尤其是「運動事件」）必須用「呢」，標記將來時至少可視為「呢」的一種用法，而語義地圖的「功能」容納詞的「用法」（見第 4 節的首段），所以，標記「將來時制」可立為「呢」的一個次要功能（雖然該功能受到很多限制）。

- b. 山西離石話的助詞「也」（筆者調查）：
- i. 條件必然：河裡趕暖天啱發大水也。這條河到夏天會發大水。
  - ii. 將來時（含計畫性將來）：小小明兒啱出差去也。明天出差。
- c. 藏語 [ɣɔ̃ɕə]：<sup>19</sup>
- i. 條件必然：
 

tʃə wo	ndə	ɣjar	lon na	tɕə lok	ɣɔ̃ɕək	ɣɔ̃ɕə	ret
river	this	summer	arrive	flood	happen	FUT	COP

 這條河夏天會發大水。
  - ii. 一般將來時（含計畫性將來）：
 

ɣzək kə	ohtsa ndzən	tsok	pa zel	ne	tsok	ɣɔ̃ɕə	ret
next	Olympics	Brazil	LOC	hold	FUT	COP	

 下一屆奧運會要在巴西開。
  - iii. 認識情態：
 

ŋə ma	tʃo ə,	xha	cə tsok	zak	htaŋ	na ru	ɣɔ̃ɕə	ret
weather	hot	meat	outside	put	PAST	if	rot	probably will

 天這麼熱，放外頭的肉會壞的。

該關聯也符合語義分析的結論：條件必然和計畫性將來有很高的一致性。形式上，漢語中「會」表達這兩個意義時有相同的句法行爲（可省略、替換爲「要」），很多歐洲語言中兩類意義的表達常與一般現在時的形式相同，傾向用零標記。語義上，二者都有「特定條件」和「必然性」等要素，因爲計畫性將來中「特定時間」亦屬「條件」，而計畫安排的活動是確定要執行的，即有必然性。

## 6.4 基於語義地圖構擬語義演變路徑

上述討論展示了遵循語義地圖理論的工作原則構建〈圖3〉的過程，目前所考察的情態詞都可在其中勾出連續區域（〈圖4〉），符合語義地圖的連續性假設。或有人指出：構建此圖所依據的語言材料偏重漢語方言，非漢語的材料較少且囊括的語種不豐富，材料支撐不足，因此，該圖若作爲語言共性的假設，其有效性應受質疑。不過，張敏(2010)談到：

對單個語言（譬如漢語）的深入研究，從中不僅能看到個別語言的屬性，也能看出語言共性，一如漢語成語「見微知著、因小見大」，佛家智慧中的「一花一世界」及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名句「從一粒沙看世界」所言……語義地圖模型理論完全可以轉化爲不必、不願、或因條件限制而無法進行大規模跨語言比較研究的個別

<sup>19</sup> 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桑塔博士提供的藏語語料。

語言的研究者發掘語言共性，並在其基礎上更深刻地認識語言個性的一種使用起來極為方便的研究工具。換言之，從我們最熟悉的漢語這粒沙裡有機會看到世界（即共性）。

目前學界在語義地圖方法論上的共識是採用「自下而上」(bottom-up) 的工作方式 (de Haan 2010)，即：先從部分語言開始構建一個語義地圖，再擴大語料範圍來驗證或修正該圖。這是一個操作性較強的工作方法，針對漢語的做法是：只要方言中幾個詞的多功能模式有足夠大的差異，便可據此構建語義地圖。近年來漢語的研究實踐已證實該做法的效力，僅靠漢語方言構建的幾個語義地圖與基於世界語言的語義地圖大致相合（張敏 2009；張定 2010；范曉蕾 2011, 2014）。〈圖 3〉有相對豐富的漢語方言材料作支撐，它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跨語言共性的語義關聯模式。前賢的語法化研究已可印證〈圖 3〉。Heine & Kuteva (2002:187) 指出世界語言有「曉悟→能力→慣常」的語法化模式，而〈圖 3〉的兩條路徑「心智能力→條件必然」和「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皆與之相合，因為心智能力和高質能力屬能力義的兩個次類（4.2 節），條件必然和慣常傾向屬慣常範疇的兩個次類（4.1.1 節及 4.2 節），所以 Heine & Kuteva 的語法化模式被我們細化為兩條更精確的關聯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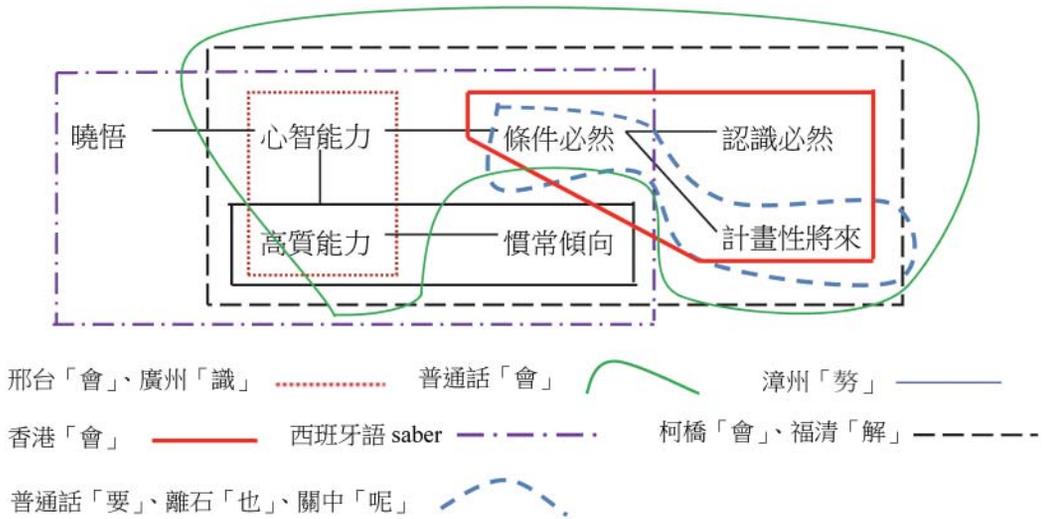
〈圖 3〉未見於以往的語義地圖，可推進情態語義地圖的研究。它細化了相關的語法化模式，顯示出語義關聯的更多細節，有更高的預測力和解釋力。語義關聯模式的細化源於功能的細分，本研究據基元性要求，從內在能力中細分出心智能力和高質能力，從動力情態及慣常範疇中細分出條件必然和慣常傾向，從而細化了 Heine & Kuteva 的語法化模式，並添加了新關聯「條件必然→認識必然」。我們將該地圖動態化 (dynamicizing the semantic map)，擬測出關聯路徑的語義衍生方向，<sup>20</sup> 得到「會」的語義演變路徑，見〈圖 5〉，它有別於楊秀芳 (2001)、Chou (1998)、蔣紹愚 (2007)，是對「會」語義演變過程的第四種構擬。

## 7. 語義演變路徑之解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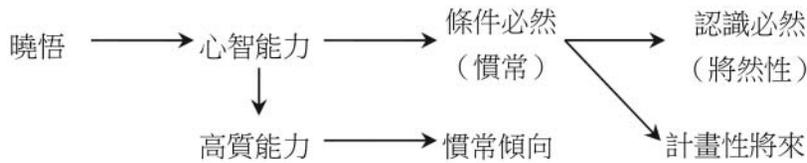
### 7.1 衡量解釋力的標準

面對「會」情態語義演變路徑的四種構擬，就要判斷哪種更合理。我們認為，衡量構擬之優劣的標準應是解釋力，它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構擬不違背有跨語言共性的語義關聯模式及語義演變規律；二是構擬可解釋共時上詞形的用法特性。下文從這兩個方面衡量四種構擬的合理性，我們聚焦於「會」的核心情態義「能力」和「認識情態」的演變模式上。

<sup>20</sup> 語義地圖的動態化有兩種「共時擬測」的方式：據語法化規律推導和用跨語言對應語素做功能的比較（參見吳福祥 2011, 2014；范曉蕾 2012）。〈圖 5〉的擬測兼用了這兩種方法，限於篇幅不再詳述。須特別聲明的是：〈圖 5〉的語義衍生方向僅適用於「會」類情態詞，不適用於「要」類情態詞。我們推測，「要」類情態詞的演變方向應是「將來時→條件必然」。



〈圖 4〉若干情態詞之語義地圖



〈圖 5〉漢語「會」的情態義演變路徑

檢驗是否符合語義演變規律要藉助語義結構分析法，在此簡介對情態概念的語義結構分析。我們認為，可用以下一組語義要素來描寫情態的語義結構：情態的主觀性（事件情態／命題情態），<sup>21</sup> 語義描述的核心為事態的何種性質（實現性／強制性），所牽涉事態之促成條件的性質（內在於／外在於參與者的境況），所牽涉的事態之現實性（特定情境裡已然的／可能世界裡潛在的），情態強度（能性／必然性）。這些要素可將幾個主要的情態概念區分開（參見范曉蕾 2012）。例如，我們將「內在能力」的語義結構式描述為「[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潛在，能性]」（又見例 (21a)），它表示：該概念屬事件情態，描述事態的可實現性，所牽涉事態之促成條件是內在於參與者的境況，事態是潛在的，為能性強度。我們用能力句「張三會說英語」來闡釋這個語義結構式：該句的「會」陳述客觀情況，不涉及對命題真值的態度，屬事件情態；所牽涉的事態為「說英語」，「會」描述

<sup>21</sup> 我們遵循 Palmer (2001:24, 70)：情態範疇首先畫分為命題情態 (propositional modality) 和事件情態 (event modality) 兩大類。前者涉及說話人對命題真值的主觀態度，包含認識情態；後者不關涉說話人的主觀態度而僅是陳述未實現 (unrealized) 的事態，包含動力情態和義務情態。可見，命題情態和事件情態的畫分是據主觀性的差異而定的。

該事態具有可實現性，其實現以參與者「張三」的內在條件（心智狀況）為促成條件；該事態是潛在的，而且它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其他情態概念的語義結構式可照此類推。憑藉語義結構式檢驗語義關聯，所依據的「語義演變規律」是：語義結構相似度高的概念方有關聯（衍生關係），相似度低的很難有關聯（Zwarts 2008；郭銳 2009）。語義結構的相似度高主要指：相同的要素多，差異的要素少，一般只有一個差異要素。

## 7.2 四種構擬之比較

「會」的第一種構擬「能力→認識情態」不僅異於「能」「解」「得」等其他能性情態詞的演變模式（李明 2001；段業輝 2002；Li 2003 等），違背代表語言共性的語義地圖（3 節），也有悖於語義結構分析的結論。內在能力和認識必然的語義結構相似度較低（例 (21)），有三個差異要素：主觀性、促成條件及強度都不同。據此推理，二者的衍生關係難以成立。

- (21) a. 內在能力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潛在，能性]  
b. 認識必然 [命題情態，動作的實現，外在條件，潛在，必然]

或有同仁指出：「會」的演變路徑為「能力→認識情態」不是全無可能，它或許由近義詞「解」的語義干擾造成，因為前賢均認同情態詞「解」的語義演變為「能力→條件可能→認識情態」，且歷時上它先於「會」發展出認識情態義（李明 2001；楊秀芳 2001），於是，與「解」有相同詞彙義「曉悟」的「會」有可能受到引導，被「解」的強勢用法「認識情態」直接吸引過去，以致跳過「條件可能」這一階段。我們竊以為該假設有待商榷。來源義相同的兩功能詞 X 和 Y 在演變路線上會有重合之處，差異一般是發展的速度和終點不同。同一語言中，二者固然相互牽制，譬如，X 因 Y 已發展出足夠的功能而停止前進的腳步——這是經濟性 (economy) 原則使然。但很少見 X 鑒於 Y 已產生某功能而出現「跳躍式」發展，畢竟，語義演變一般是漸變的。上述假設默認交際中有這樣的情況：同一語言的使用中，人們意識到 X 和 Y 有相同的功能 s1，故用 X 去替換 Y 的其他功能 s2、s3 等。這是否合乎事實尚需驗證。此種「跳躍式」演變僅被證實存在於語言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中 (Heine & Kuteva 2005:92, 81)，「會」與「解」的關係顯然不是如此。退一步講，既然「解」的認識情態義很強勢，便不必再用「會」去承擔該用法，否則不經濟。總之，將「會」的演變路徑構擬為「能力→認識情態」難以自圓其說。

「會」的第二種構擬「曉悟→能力」「會合、適逢→認識情態」使得「會」在現有語義地圖上的不連續性可解釋為多重語法化 (multi-grammaticalization) 的結果，這避開了違反跨語言共性的問題。不過，其解釋力仍然有限。第一，它不能解釋「會」共時上的語義特性，如認識情態義為何有將然性。第二，閩語「解」、賽夏語 ra:am 等非同源詞與「會」在情態義模式上平行，而它們並無「會合」義，那麼，這些詞的認識情態義從何而來？而且，這些情

態詞跟「會」的語義特性也有相同點（認識情態的將然性、標記條件必然時的可省略性），這很難說是巧合。這些都是該構擬無法回答的問題。其實，「會」與「解」、ra:am 等詞均有「曉悟」義，這暗示它們應走了相同的語義發展道路，故最好將它們的演變過程統一看待。而第二種構擬僅適於「會」，不能解釋與之平行的其他情態詞，解釋力也不好。

我們的構擬（〈圖 5〉）是從基於跨語言／方言材料的語義地圖推導而來，應符合語言共性。而且，它符合語義結構分析的結論，見例 (22)。一方面，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的相似度之高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相比認識情態，能力跟條件必然的相似度更高，二者均屬動力情態，有衍生關係的可能性更大。

- (22) a. 內在能力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潛在，能性]  
 b. 條件必然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外在條件，潛在，必然]  
 c. 認識必然 [命題情態，動作的實現，外在條件，潛在，必然]

從更概括的角度說，情態語義關聯的一個基本模式是：內在性動力情態要先衍生為外在性動力情態，方可由此衍生出認識情態，即「內在性動力情態→外在性動力情態→認識情態」。<sup>22</sup>〈圖 2b〉的「內在能力—條件可能—認識可能」就印證了這一模式。此模式符合語義演變規律，例 (23) 顯示出有衍生關係的兩個概念範疇只有一個差異要素，相似度很高。〈圖 3〉的「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認識必然」則是該模式的又一體現。

- (23) a. 內在性動力情態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潛在]  
 b. 外在性動力情態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外在條件，潛在]  
 c. 認識情態 [命題情態，動作的實現，外在條件，潛在／已然]

此構擬還可解釋「會」及一些非同源的情態詞共有的語義特性。漢語「會」「解」和西班牙語 saber、賽夏語 ra:am 等之所以有平行的情態義，是因為它們有相同的詞彙來源義「曉悟」，這也解釋了它們的能力義為何多限於心智能力。「會」「解」及馬來語 akan 的認識情態義有將然性，這應源於其來源義「條件必然」蘊涵「相對將來」的時制特徵：條件必然所牽涉的事態其實處於一種「時間／邏輯關係」中，即「特定條件 A 存在後，事態 B 才隨之出現」，也就是說，事態之實現在時間／邏輯順序上位於特定條件之後，這就是相對於「特定條件存在」之後的「將來時制」含義。那麼，條件必然衍生出的認識情態義就自然地保留了這個語義蘊涵特徵，體現為將然性的限制。綜上所述，關聯路徑「心智能力→條件必然→認識必然」在解釋力上最好。

<sup>22</sup> 本研究「動力情態」分為兩個次類：一是內在性動力情態，表達內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決定事態的可實現性，即主流研究所界定的動力情態，如能力義；二是外在性動力情態，表達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決定事態的可實現性，如條件可能和條件必然。Bybee et al. (1994:178) 的「根可能」及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的「參與者外在情態」都與「外在性動力情態」有相通處。

蔣紹愚(2007) (〈圖1〉) 與我們的構擬在很大程度上吻合(「會<sub>4</sub>」即條件必然), 僅有一個差異: 〈圖3/5〉無〈圖1〉中「會<sub>3</sub>」表達的「能夠做某事(近於條件可能)」一環。〈圖3〉未加入條件可能這一功能節點, 是遵循語義地圖的操作策略: 我們未見漢語方言的「會」有條件可能義的實例, 蔣先生也指出現代漢語的「會」無該用法; 其他情態詞也未見有支持「心智能力—條件可能—條件必然」的跡象。所以, 我們沒有建立該關聯。在語義分析的合理性上, 蔣先生與本研究的比較且待下節分解。

## 8. 「會」情態義兼跨能性和必然性之動因

〈圖3〉中「心智能力—條件必然」有一個須解釋的問題: 兩概念的語義結構相似度雖好過「能力—認識情態」, 但相異要素仍顯稍多, 除促成條件外強度也不同(心智能力屬能性, 條件必然屬必然性)。相比, 蔣紹愚(2007)「能力—條件可能—條件必然」更符合語義結構分析: 條件可能和條件必然僅是強度的差異。不過, 構建語義關聯要尊重語料事實, 「心智能力—條件必然」有跨語言/方言的實證性材料作支撐。那麼, 就需要解釋: 差異要素看似稍多的這兩個情態義何以有直接關聯。這也是探索「會」的情態義為何能夠兼跨能性和必然性兩個強度等級。

### 8.1 「心智能力—條件必然」之再解釋

事實上, 「心智能力—條件必然」符合語義演變規律, 可通過語義結構分析的檢驗, 詳述如下。

首先, 情態強度的差異並非概念性質的大差異。語義結構的比較不僅包括差異要素項的數量, 還包括差異要素項的權重(weight)。要素項的權重代表該要素在語義結構中的核心度, 或曰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決定概念的基本性質。一個語義結構中, 各要素項的權重往往不等價, 權重大的決定概念的基本類屬, 是核心要素; 權重小的對概念性質的定位沒有太大作用, 是邊緣要素。我們的情態語義結構式就是按要素的權重由大到小排列的。一方面, 主觀性是情態的本質,<sup>23</sup> 權重最大, 故它是情態概念的一級分類參數, 情態範疇優先依主觀性差異分為「命題情態」和「事件情態」兩大類。另一方面, 強度不涉及情態概念的基本屬性, 權重最小, 故它是情態概念的末級分類參數, 情態範疇畫分到若干基本類型後方有強度的次類, 由此「能性」和「必然性」跨越了各個情態類型。學界對情態分類的共識也體現出這一觀念, 各家的情態類型體系雖有差異, 但在上述的分類標準上卻無異議。比如, 許可義(permission) 雖與認識可能在強度上相同, 卻分屬不同的情態類型, 因為它們的核心要素不同; 它與必要義(obligation) 在強度上不同, 卻被畫到同一類型「義務情態」中, 因為二者

<sup>23</sup> 學界對情態的普遍界定是: 說話者對句子傳達的命題或命題描述的情況所持的觀點或態度, 及其在語法上的表現(Lyons 1977:452, 787; Palmer 1986:16)。

的核心要素相同。簡言之，主觀性等要素代表概念的本質，在語義結構的比較中效力較強；強度屬邊緣要素，它的改變對概念屬性的影響很小，它在語義結構的比較中效力較弱。因此，心智能力和條件必然的強度差異或可忽略，這兩個情態義仍屬語義相似度較高的兩概念，二者的直接關聯不算太違反語義結構分析的結論。

第二，若對情態概念的語義要素做更細緻的分析，會發現「心智能力—條件必然」十分符合語義結構分析，有內在的概念動因作基礎。我們從探究源義「心智能力」的性質入手，這就需要與它的對立義「生理能力」做比較。多數漢語方言裡，心智能力和生理能力有形式分野（〈表 2〉）：兩概念分別用不同的詞形表達。二者所聯繫的外在性動力情態義也有平行的差異：能力義限於心智能力的情態詞與條件必然義相繫；能力義以生理能力為主的情態詞，則有條件可能義。<sup>24</sup> 典型的例證是普通話「會」和「能」的對立。

〈表 2〉心智能力與條件必然、生理能力與條件可能的形式對應

	心智能力	條件必然	生理能力 <sub>為主</sub>	條件可能
普通話	會		能，V得C	
冀魯官話、晉語、蘭銀官話	會	（非「會」）	能，VC了	
粵語、湘語	會		V得，V得C，可以	
江淮官話、吳語、贛語	會，會得		好，V得C，可以	
閩語	解、解得		解，有法度（通），有變	

於是，除卻「心智能力—條件必然」，還可構建關聯「生理能力—條件可能」，這是對〈圖 2b〉中「內在能力—條件可能」的細化。我們認為，之所以形成這兩條平行對立的關聯源於兩種能力義的一個顯著差異：穩定性 (stability) 不同。心智能力的穩定性高，具有恆常性 (constancy)，一般不因時間或場合的不同而改變，比如人的某種技能（如說外語、開車或游泳）一般不會丟失；生理能力的穩定性低，會由具體情境的不同而改變，因為人的生理狀況是不穩定的，比如人的體能會由某日睡眠不佳或饑餓等因素而減弱。心智能力的高穩定性蘊涵動作行為的可實現性較高，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衍生為外在性動力情態時轉到必然性強度（即：條件必然）應是較自然的；相反，生理能力的低穩定性蘊涵動作行為的可實現性較低，只是一種可能性，這使它衍生為外在性動力情態時仍為能性強度（即：條件可能）。這種推理分析有其形式證據，詳述如下。

漢語裡，兼有心智能力和條件必然的情態詞在這兩個功能上都表現出高穩定性，我們以普通話的「會」為例來說明。首先，「會」之心智能力義的高穩定性有兩個表現。一是它有「類指性」(genericity)：所牽涉的動作（所轄 VP 指涉的動作行為）是類指的，動作所支配的實體或動作的情狀等要素不限制為特定情況。蔣紹愚 (2007) 闡釋「會」能力義的類指性時便說明了其動作之實體須為類指的：「開車」通常「不是指開某一輛車，而是開所有車」，是類指性動作，這區別於「開門」一類的非類指性動作（一般指「開某一扇門」）。因此，

<sup>24</sup> 特殊的是閩東方言的「解」兼有這四種情態義。

表達相應的能力時前者可用「會」而後者不可（例 (24a)）。<sup>25</sup>再者，不可對「會」所牽涉動作的情狀做特別描述，否則影響類指性。例如，「說英語」是泛化行為，屬類指性動作；「把英語說得像母語一樣流利」則將，「說英語」限制到一個特定情狀，非類指性動作，故前者可用「會」表達相應的能力而後者不可（例 (24b)）。

(24) 普通話的「會」表能力義：

- a. 小王會開車。      a'. \*/?小王會開門。  
b. 小王會說英語。      b'. \*小王會把英語說得像母語一樣流利。

二是它有「無條件性」(non-restriction)：能力的實現不受「外在的情境性條件」的限制，一般不可對「會」所指涉的能力附加特殊條件（例 (25)）。以 (25) 為例，(a') 因在「會VP」前加了「閉著眼睛」而不成立，因為這使能力的實現受限於情境性條件。<sup>26</sup>不過，可在「會」所轄的 VP 上加限制條件 (a)，這僅是對動作附加條件，表示「閉著眼睛開車」是一種絕活（亦為類指性動作），不影響能力的無條件性。「會」心智能力義的這兩個特性是統一的：類指性排除事態發生的「特定情況」，無條件性排除事態實現的「特殊條件」。這意味著：它所標示的能力極其穩定，在任何情境下都具備。換言之，「會」表達的心智能力有恆常性或曰「高穩定性」。

(25) 普通話的「會」表能力義：

- a. 小王會閉著眼睛開車。      a'. \*/?小王閉著眼睛（也）會開車。  
b. 小王會在鋼絲上單腿直立。      b'. \*/?小王在鋼絲上會單腿直立。

第二，條件必然的「會」也有特別的高穩定性。這不僅指條件必然義所屬的慣常範疇為類指性的，還指「會」所牽涉的事態顯示出高穩定性。一是「會」所轄的 VP 除卻指動態行為（例 (4a)、(4b)、(4c)、(4f)）還可為靜態 (stative) 的性質（例 (4d)、(4g)）或狀態（例 (4e)），靜態是高穩定性的。二是「會」容納助詞「的」而排斥「了」（例 (26)），而兩助詞的差異就在穩定性上：本為名詞性標志的「的」蘊涵事態的穩定性（李訥等 1998:96），<sup>27</sup>表動態變化的「了」顯然無穩定性。這些並非條件必然義使然，而是承擔該功能的「會」特有的，

<sup>25</sup> 表能力的「會+VO」僅在少數的特殊情境下可以用非類指的 O，譬如：當 O 作對比焦點的時候，如對比句「這個司機只會開這輛車，不會開那輛車，你說他怪不怪？」。另外，「VO」指涉的動作是否可視為有類指性的技能也依賴情境，「開門」在多數情境下不是技能，但特殊情境下可視為技能，可用「會」，如「這個（一歲的）小孩兒會用鑰匙開門了」。

<sup>26</sup> 例 (30a') (30b') 若成立也限於特殊情境，限制條件仍是句子有對比焦點，如「難道小王閉著眼睛會開車，睜開眼睛就不會開車了——有這麼邪門的事兒嗎？」。

<sup>27</sup> 李訥等 (1998) 論證了句末助詞「的」的話語功能：「使用語氣詞『的』（語氣詞即為句末助詞——筆者注）的句子在話語中總是背景化 (backgrounding) 的，表示的是靜態性質……無終點性 (atelic) 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可見助詞「的」蘊涵事態的穩定性。

因為同樣用於條件必然句的「要」就缺乏這種穩定性：所轄的 VP 排斥靜態謂詞（「\*海南島夏天要很熱」），可與「了」共現（「他一聞到煙味，就要打噴嚏了」）。這些差異在漢語各方言中大體相同，也正是穩定性的差異造成「會」與「要」的替換有限制條件（4.1 節）。

(26) 普通話的「會」表條件必然義：

- a. 他一聞到煙味，就會打噴嚏的~~了~~。
- b. 哈爾濱冬天會下雪的~~了~~。

心智能力和條件必然相合的「高穩定性」進一步支持了二者的語義關聯。或有人提出質疑：「會」心智能力之「無條件性」跟條件必然之「特定條件」是相悖的。其實非也。心智能力和條件必然都有「事態實現的促成條件」，前者是「內在於參與者的條件」，後者是「外在於參與者的條件」（即，「特定條件」），兩概念在這個要素項上是平行的。而「會」心智能力之無條件性是指：它排斥除「內在於參與者的條件」以外的其他條件。

相反地，漢語裡兼有生理能力和條件可能的情態詞表現出平行的低穩定性。一方面，能力義以生理能力為主的情態詞，其能力義具有相對的「非類指性」及「有條件性」，即：所牽涉的事態可以是限於特定情境的。例如，北方官話「能」的能力義以生理能力為主（表生理能力時無限制），它表心智能力義相當受限，普通話「他能說英語」的使用頻率就很低。這是因為「能」所表達的心智能力一般是非類指性的能力（例 (27a)），或是有外在條件作限制的能力（例 (27b)），這些都是低穩定性的具體表現。

(27) 普通話的「能」表心智能力義：

- a. 小王能把英語說得像母語一樣流利。
- b. 小王閉著眼睛（也）能開車。

另一方面，條件可能義所牽涉的事態有低穩定性。具體表現是：北方官話的「能」表條件可能義時，所轄的 VP 限於動態行為而排斥靜態性質（例 (28a)），且它容納助詞「了」（例 (28b)）。生理能力與條件可能相合的「低穩定性」進一步支持了兩概念的直接關聯。

(28) 普通話的「能」表條件可能義：

- a. 有了暖器，\*/?屋裡能很暖和。
- b. 鑰匙找到了，我們能進家門了。

上述論證雖依據漢語語料，但我們相信世界語言也無外如是。證據是：語言表達上，可以在肯定某人某項心智能力的同時，否定他執行該行為的生理能力（例 (29a)）；但不可既肯定某人某項生理能力，又否定他有相應的心智能力（例 (29b)）。這種邏輯關係在世界語言中當是普遍的，再一次印證了：心智能力具有恆常性，其穩定性高於生理能力。當然，這種概念差異在各語言裡的形式表現可能有所不同。

- (29) a. 張三會說英語<sub>[心智能力]</sub>，不過他現在嗓子啞了，說不了英語<sub>[生理能力]</sub>了。  
 b. 張三今天體力這麼好，准能游泳<sub>[生理能力]</sub>，\*/?可是他不會游泳<sub>[心智能力]</sub>，因為還沒學過呢。

剖析能力義的穩定性高低是對它的「能性」強度做細分，用「穩定性」描寫能力的下位概念會更精確。於是，我們重審心智能力和生理能力的語義結構，見 (30)。若再比較心智能力（例 (30a)）和條件必然（例 (22b)）的語義結構，就會發現：「高穩定性」和「必然性」非常接近，均表示事態實現的可能性極高，可視為相同的要素。那麼，這兩個概念事實上僅有一項差異要素，即：「內在條件」和「外在條件」。可見，它們高度相似，「心智能力—條件必然」符合語義演變規律，「會」心智能力義的高穩定性正是其情態義兼跨能性和必然性兩個強度等級的動因。

- (30) a. 心智能力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心智），潛在，高穩定]  
 b. 生理能力 [事件情態，動作的實現，內在條件（生理），潛在，低穩定]

據〈表 2〉及〈圖 2b〉，〈圖 3〉可擴展為〈圖 6〉，它展示了生理能力、條件可能與心智能力的關聯模式。



〈圖 6〉以心智能力為核心的語義地圖之擴充

由是，我們可解釋蔣紹愚 (2007) 與我們構擬的不吻合處。即使確如蔣先生分析，歷史上「會」曾有條件可能義，也不影響〈圖 3〉的可靠性，因為「會」或有其他意義可衍生出條件可能義。從蔣文中看，《朱子語類》的「會」可表其他能力。例 (31a) 的「會」顯然非心智能力，其主體為無生物「火」。無生物之能力為「效能（／用途）」，廣義上屬生理能力：效能表示「無生物的物理狀況」，典型的生理能力表達「有生物的體質狀況」，二者皆為事物的物質屬性。<sup>28</sup> 而且，效能義多與生理能力義同形，如北方官話用「能」表效能義（「棉花能織布」）。例 (31b) 的「會」表達「乾」有「生物」的能力，亦屬於生理能力的範疇。這表明歷史上「會」曾有生理能力的用法，大概由於跟「能」及能性述補式「V 得 C」的競爭關係，該用法僅是曇花一現。目前發現少數吳贛方言的「會」有表達生理能力的

<sup>28</sup> 各動力情態概念的類屬關係將另文詳細論證。

用法，但並不發達。「會」的心智能力義衍生出生理能力義，由此衍生出如例(2)的條件可能義，這就符合我們的預測(〈圖6〉)了。

(31) 《朱子語類》的「會」表無生物之效能義：

- a. 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蔣紹愚 2007:4)
- b. 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蔣紹愚 2007:4)

## 8.2 旁證：閩語「解」的獨特性

閩語「解」的情態義的獨特處可作為 8.1 節討論的旁證。「解」跟「會」雖有一系列平行性，但有一個明顯區別：部分閩方言的「解」有許可義(例(32))，而多數方言的「會」不涉及義務情態義，無許可義(「\*樓道裡會<sub>可以</sub>抽煙嗎?」)。為何「解」能發展出許可義呢?這應非偶然。

(32) 閩語「解」表許可義：

- a. 福清：□[tsy<sup>32</sup>]農<sub>女</sub>團<sub>子</sub>邁<sub>到達</sub>二十歲□[tsiaŋ<sup>2</sup>]解結婚<sub>(法律規定)女子到了20歲才可以結婚</sub>。(筆者調查)
- b. 晉江：學生解點熏得<sub>(按學校規定)學生可以不可以</sub>抽煙?<sup>29</sup>(筆者調查)

按照我們的語義地圖，這應源於「解」的能力義異於「會」：前者可表生理能力(例(33))，後者不可。據〈圖6〉，由生理能力義可衍生出條件可能義，終得以發展出許可義。可見，閩語「解」由心智能力義衍生出生理能力義，是它產生許可義的關鍵。這再次印證〈圖3/6〉的合理性。

(33) 閩語「解」兼表生理能力和條件可能義：

- a. 福清(筆者調查)：
  - i. 心智能力：伊<sub>他</sub>解開汽車。
  - ii. 生理能力：我<sub>脚腫</sub>，<sub>不能走路</sub>解行路。／伊解跑五千米。
  - iii. 條件可能：坐 331 號車<sub>坐 331 路車</sub>，汝就解邁香山<sub>你就可以到香山</sub>。
- b. 晉江(筆者調查)：
  - i. 心智能力：伊<sub>他</sub>解寫批<sub>寫對聯</sub>。
  - ii. 生理能力：棉花解織布得<sub>棉花可以織布</sub>。
  - iii. 條件可能：剩十分鐘了！坐出租車去，還解赴<sub>能趕到</sub>。

<sup>29</sup> 閩語「<sub>解</sub>」是「解」的否定式，應為「否定詞+解」的合音字。

綜上所述，我們對〈圖 3/6〉的闡釋蘊涵三個假設。第一，由條件必然衍生來的認識情態義最初應有將然性的限制，有條件必然義的情態詞若兼有認識情態義，則當中的很多詞限於推測將來的事態。第二，心智能力無法衍生出條件可能，能力義限於心智能力的情態詞一般無條件可能義。第三，生理能力無法衍生出條件必然，能力義以生理能力為主的情態詞一般無條件必然義。目前未發現漢語有情態詞違背這些假設的，它們有待更多語言檢驗。總體而言，本研究構建的「會」的語義演變路徑在解釋力上有很多優勢：符合有跨語言共性的語義關聯模式，通過了語義結構分析的檢驗，並可解釋一批情態詞共同的語義特性。

## 9. 結語

本研究基於漢語方言、以語義地圖模型為理論工具構擬了多功能詞的歷時演變路徑，所構建的「以心智能力為核心的語義地圖」有待更多的語言來檢驗，也敬請方家批評指正。我們相信「會」的語義演變路徑並非獨例，應代表有跨語言共性的語義關聯模式。

本研究也涉及語義分析和漢語的區域性結構類型等方面的發現。首先，本文討論了普通語義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例如，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的特徵及其概念類屬地位，語義結構中各要素的權重與概念定位的關係，心智能力和生理能力的穩定度差異，近義情態詞「會」「要」「能」的用法差異。從中可見，準確的語義分析是合理設立功能節點的基礎，語義地圖的研究可推進相應的語義分析的發展，語義地圖理論與普通語義學是相輔相成的。其次，情態詞的跨方言考察呈現出南北漢語在結構類型上的差異：在助動詞的使用上，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發達。這體現在：東南方言「會」「解」等助動詞不僅功能多過北方方言的「會」（見〈表 1〉），句法強制性也高於北方方言。以條件必然句「哈爾濱冬天會下雪」的表達為例，粵語、閩語必須用助動詞「會」「解」，普通話可用「會」也可省略，而冀魯官話完全不可用「會」等助動詞，而晉語、蘭銀官話等西北方言不僅排斥助動詞，還要用句末助詞「呢」「也」等（見例 (20a-b)）。由此可見，漢語情態標記的類型有一個由南到北「推移性變異」之大勢：越東南的方言越傾向用居於謂語前的助動詞，越西北的方言越傾向用居於謂語後的助詞。這種結構類型的變異也體現在時體標記上（范曉蕾 2014），詳情將另文論述。

我們在語言比較及語義分析的方法上試做探索。首先，語義地圖理論為歷時演變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它不僅可描述各功能的共時蘊涵關係，還可判斷或預測多功能詞的歷時演變路徑，使歷時研究多了實證性依據，有助於解決一些歷時難題。第二，語義地圖理論可為單一語言的研究提供啟發或提出問題。語義地圖對功能的「基元性」要求可作為詞義定位的一把標尺（4 節），幫助避免「某詞形到底有幾個意義」的紛爭。再如，正是看到漢語的「會」與語義地圖的衝突才促使我們重審它的意義，從而發掘出其條件必然等功能。第三，具體語言內的跨方言比較可補充並豐富跨語言比較的研究，使之精確化。本研究能夠將以往的語義地圖精確化，源於對語義功能的細分（6.4 節），之所以能做到功能細分是因為我們考察的主要對象是研究者熟知的漢語方言，有條件做到這一點。功能細分要求更高的客觀條件：有

充足而詳細的語料和較準確的語義分析。要達到這一要求，所考察的語言須是研究者熟知且易得的，這正是具體語言內的方言考察才容易做到的。不同語種之間的跨語言比較可用於構建功能類型全面的大型語義地圖，具體語言內的跨方言比較有助於揭示個別範疇裡語義關聯的細節，類型學研究裡跨語言比較和跨方言比較是相互補充的。

## 引用文獻

- Bai, Xue (白雪). 2006. *Zhudongci "Yao" de Yuyi Yanjiu* 助動詞「要」的語義研究 [*The Semantics of the Auxilliary Ya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A thesis.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8. *Fuzhou Fangyan Yanjiu* 福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Fu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hen, Zhengtong (陳正統). (ed.) 2007. *Minnanhua Zhangqiang Cidian* 閩南話漳腔辭典 [*A Dictionary of the Zhangzhou Accent of Southern M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Cheng, Robert L. (鄭良偉). 1997. Tense interpretation of four Taiwanese modal verbs. *Tai, Huayu de Shikong, Yiwen yu Fouding* 台、華語的時空、疑問與否定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 Questions and Negatives in Taiwanese and Mandarin*], ed. by Robert L. Cheng, 19–36. Taipei: Yuan-Liou.
- Cheng, Ying (鄭縈). 2003. Cong fangyan bijiao kan qingtaici de lishi yanbian 從方言比較看情態詞的歷史演變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al comparison]. *Taiwan Yuwen Yanjiu* 台灣語文研究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1:107–143.
- Chou, Tsai-jung. 1998. The evolution of modal verb HUI in Mandarin Chinese. Manuscript.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95. The marking of the episodic/generic distinction in tense-aspect system. *The Generic Book*, ed. by Greg N. Carlson & Francis Jeffrey Pelletier, 412–42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hl, Östen. 2000. The grammar of future time reference in European languages.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ed. by Östen Dahl, 309–328.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e Haan, Ferdinand. 2004. On representing semantic maps. Paper presented at E-MELD Conference 2004: Workshop on Linguistic Databases and Best Practice, July 15–18, 2004. Detroit, Michigan, USA.

- de Haan, Ferdinand. 2010. Building a semantic map: top-down versus bottom-up approaches. *Linguistic Discovery* 8.1:102–117.
- de Schepper, Kees, & Joost Zwarts. 2009. Modal geometry: remarks on the structure of a modal map.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of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ed. by Lotte Hogeweg, Helen de Hoop & Andrej Malchukov, 245–26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Duan, Yehui (段業輝). 2002. *Zhonggu Hanyu Zhudongci Yanjiu* 中古漢語助動詞研究 [A Study on the Auxilliary Verbs in Middle Chinese].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1. Yi Hanyu fangyan wei ben de nengxing qingtai yuyi ditu 以漢語方言爲本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 [The semantic map of possibility modalit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dialect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43:55–10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2. Yuyi yanbian de gongshi nice yu yuyi ditu: jiyu “nengxing qingtai yuyi ditu” de taolun 語義演變的共時擬測與語義地圖：基於「能性情態語義地圖」的討論 [Semantic change and semantic map: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emantic map of possibility modality].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46:45–7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4.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Chinese: A Typology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Feng, Aizhen (馮愛珍). 1993. *Fuqing Fangyan Yanjiu* 福清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Fuqing Dialec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French-Chinese Dictionary Writing Group (《法漢詞典》編寫組). (eds.) 1979. *Fa-Han Cidian* 法漢詞典 [French-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 Fu, Shuling (傅書靈), & Jianjun Zhu (祝建軍). 2004. Zhudongci “hui” de qi yuan xintan 助動詞「會」的起源新探 [A new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auxiliary hui]. *Yantai Daxue Xuebao* 煙台大學學報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3:357–360.
- Guo, Rui (郭銳). 2008. Yuyi jiegou he Hanyu xuci yuyi fenxi 語義結構和漢語虛詞語義分析 [Semantic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functional words].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08.4:5–15.
- Guo, Rui (郭銳). 2009. Gongshi yuyi yanbian he duoyi xuci de yuyi guanlian 共時語義演變和多義虛詞的語義關聯 [Semantic change from the synchronic perspective and semantic connections of polysemous function wor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August 22–24, 2009. Hsinchu, Taiwan.
- Haspelmath, Martin. 1997. *Indefinite Pronou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 to *Language Structure*, Vol. 2, ed. by Michael Tomasello, 211–242.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7. Cong zhudongci “jie”, “hui”, “shi” de xingcheng kan yuyi de yanbian 從助動詞「解」、「會」、「識」的形成看語義的演變 [A study of semantic chang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uxiliaries *jie*, *hui* and *shi*].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2007.1:2–10.
- Krifka, Manfred, Francis Jeffrey Pelletier, Greg N. Carlson, Alice ter Meulen, Godehard Link, & Gennaro Chierchia.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The Generic Book*, ed. by Greg N. Carlson & Francis Jeffrey Pelletier, 1–12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7. Hanyu li biao zhu guanchang dongzuo de xingshi 漢語裡標注慣常動作的形式 [The marking of habitual ev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Riben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Lunwenxuan* 日本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選 [*The Studies of Modern-Mandarin Grammar in Japan*], ed. by Li Zhang, Yutaka Furukawa, Ying Ren & Sachiko Shimoji, 101–124.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9. Xibei fangyan de guanchangxing xingwei biaoji “ne” 西北方言的慣常性行為標記「呢」 [The habitual marker *ne*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Xian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咸陽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9.3:39–43.
- Lan, Binhan (蘭賓漢). 2004. Xi'an fangyan zhong fei yiwen yongfa de “ne” 西安方言中非疑問用法的「呢」 [*Ne* in non-interrogative uses in the Xi'an dialect]. *Qingzhu Zhongguo Yuwen Chuangkan Wushi Zhounian Xueshu Lunwenji* 慶祝《中國語文》創刊 50 周年學術論文集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Zhongguo Yuwen*], 196–19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an, Binhan (蘭賓漢). 2011. *Xi'an Fangyan Yufa Diaocha Yanjiu* 西安方言語法調查研究 [*A Grammar of the Xi'an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Leech, Geoffrey N. 1974. *Seman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Li, Jinfang (李錦芳). 2001. Zhuangyu Han jieci de ciyi he yufa yiyi bianyi 壯語漢借詞的詞義和語法意義變異 [The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variation of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Zhuang language]. *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Journal of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1.3:115–121.
- Li, Ming (李明). 2001. *Hanyu Zhudongci de Lishi Yanbian Yanjiu* 漢語助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 [*A Study of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Chinese Auxiliary Verb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i, Charles N. (李訥), Sandra A. Thompson (安珊笛), & Bojiang Zhang (張伯江). 1998. Cong huayu jiaodu lunzheng yuqici “de” 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 [A study of the mood particle *de* in the discour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8.2:93–102.
- Li, Renzhi. 2003. *Modalit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ntwerp: University of Antwerp dissertation.
- Li, Rong (李榮). (ed.) 2002. *Xiandai Hanyu Fangyan Da Cidian*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6 vol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Lien, Chinfa. 1997.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tit* (得)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ed. by Chaofen Sun, 167–190.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iu, Hsiao-mei (劉小梅). 1997. *Guo, Min, Keyu de Dongtai Wenfa Tixi ji Dongtaici de Shangjia Dongmao Yuyi* 國閩客語的動態文法體系及動態詞的上加動貌語意 [*Mood Systems and Aspectual Meanings of Mood Words in Mandarin, Min and Hakka*]. Taipei: Crane.
- Liu, Li-chin (劉麗琴). 2002. *Qingtaici “Hui” de Lishi Yanbian* 情態詞「會」的歷史演變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dal Hui*]. Taichu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MA thesis.
- Longman Publishing Company (eds.) 2003.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4<sup>th</sup> edition). Harlow: Longman.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2005[197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9. Jige Taiwan Minnanhua changyong xuci de lai yuan 幾個台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 [The etymologies of some grammatical particles in Southern M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1–41.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Norman, Jerry. 1989. What is a Kejia dialect?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cademia Sinic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anguage and Script*, Vol. 1, 323–34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Palmer, Frank R.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rank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g, Lizhen (彭利貞). 2007. *Xiandai Hanyu Qingtai Yanjiu* 現代漢語情態研究 [*Moda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Sun, Kemin (孫克敏). 2011. *Hanyu Guanchangyi Zhudongci Laiyuan Yanjiu* 漢語慣常義助動詞來源研究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Habitual Auxilliari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MA thesis.

- Sung, Li-May, Lily I-wen Su, Fuhui Hsieh, & Zhemin Lin. 2008. Developing an online corpus of Formosan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2:79–118.
- van der Auwera, Johan, &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1:79–124.
- van der Auwera, Johan, Peter Kehayov, & Alice Vittrant. 2009. Acquisitive modals.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of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ed. by Lotte Hogeweg, Helen de Hoop & Andrej Malchukov, 271–30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on Wright, Georg Henrik. 1951. *An Essay in Modal Logi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Wang, Peng (王鵬), & Beijia Ma (馬貝加). 2011. Zhudongci “hui” de qingtai fazhan 助動詞「會」的情態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modal meanings of *hui*]. *Xiandai Yuwen* 現代語文 [Modern Chinese] 2011.4: 63–66.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1. Duogongneng yusu yu yuyitu moxing 多功能語素與語義圖模型 [Multi-functional morphemes and semantic map model].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1.1:25–42.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4. Yuyitu yu yufahua 語義圖與語法化 [Semantic map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14.1:3–17.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2. *Shenmu Fangyan Yanjiu* 神木方言研究 [Studies on the Shenmu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01. Cong Hanyushi guandian kan “jie” de yinyi he yufa xingzhi 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 [The forms and meaning of the word *ji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261–297.
- Yang, Xiuming (楊秀明). 1999. Zhangzhou fangyan de yizhong teshu jushi 漳州方言的一種特殊句式 [A special construction in Zhangzhou dialect]. *Minnan Fangyan: Zhangzhouhua Yanjiu* 閩南方言·漳州話研究 [Southern Min: A Study of the Zhangzhou Dialect], ed. by Bijia Chen, 251.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 Yeh, Meili Marie. 2006.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am in Saisiyat.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 Dah-an Ho, 393–41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Yeh, Meili Marie. 2012. From cognition to epistemic modality and to stance marking: semantic extension of *ra:am* 'know' in Saisiya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Epistemicity, Evidentiality and Attitude in Asian Language: Typological, Diachronic and Discourse Perspectives, September 2–5, 2012.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Zhang, Ding (張定). 2010. *Hanyu Duogongneng Yufa Xingshi de Yuyitu Shijiao* 漢語多功能語法形式的語義圖視角 [A Semantic-Map Perspective on Multifunctional Grams in Chinese].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ssertation.

- Zhang, Min (張敏). 2009. Ruhe cong yige sheng de Hanyu fangyan yuliao huichu renlei yuyan gongxing guilü: Hunan fangyan jieci de yuyi ditu yanjiu 如何從一個省的漢語方言語料匯出人類語言共性規律：湖南方言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 [How to derive language universals from dialectal data of a single province: a semantic map study on prepositions in Hunan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August 21–23, 2009.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Zhang, Min (張敏). 2010. Yuyi ditu moxing: yuanli, caozuo ji zai Hanyu duogongneng yufa xingshi yanjiu zhong de yunyong 「語義地圖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漢語多功能語法形式研究中的運用 [Semantic map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multifunctional grams in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42:3–6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Yizhou (張一舟), Qingyuan Zhang (張清源), & Yingshu Deng (鄧英樹). 2001. *Chengdu Fangyan Yufa Yanjiu 成都方言語法研究 [The Grammar of the Chengdu Dialect]*. Chengdu: Bashu Shush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 1998. *Xiamen Fangyan Cidian 廈門方言詞典 [The Dictionary of the Xiamen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 2006. *Minnan Fangyan Dacidian 閩南方言大詞典 [The Dictionary of Southern-Min Dialect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 Yiyun Ouyang (歐陽憶耘). 1998. *Xiamen Fangyan Yanjiu 廈門方言研究 [The Study of the Xiamen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warts, Joost. 2008. Semantic Map geometry: two approaches. Paper at the Workshop Semantic Map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Paris.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eva.mpg.de/lingua/conference/07-SemanticMaps/pdf/zwarts.pdf>

[Received 9 January 2014; revised 31 December 2014; accepted 7 January 2015]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fanxiaolei2013@163.com

##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mantic-Development Path of the Modal Verb *Hui* (會) with Crosslinguistic and Dialectal Evidence

Xiaolei Fan

*Peki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dals of Mental Ability from a variety of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as non-Chinese languages, attempting to build up a mini-map centering on Mental Ability, as a refinement of the current study on modality's semantic map. This topic involves a variety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w modal functions on the semantic map which have not been noted befor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Mental Ability and Physical Ability. Our interest in this topic is intrigued by three interesting issues concerning the Mental Ability modal verb *hui* 會 in Standard Mandarin and its cognate or corresponding morphemes in Chinese dialects (*hui* hereafter). The *hui*-type modals in Chinese dialects have three properties, i.e. their modal functions cover a range from possibility to necessity; the 'ability' use is strictly restricted to Mental/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its epistemic use has a strong tendency to have a future-time reference. In addition, its semantic change process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so far. With the 'Semantic Map Model', a new typological tool, we reconstruct *hui*'s semantic development path by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core of which is 'mental ability → objective necessity → epistemic probability'. It is proved that this reconstruction has its advantages over other proposals in more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the *hui*-type modal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it is fully in line with relevant universals in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connection. It demonstrates that adopting ty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ies of specific languages can benefit not only the research on linguistic particulars, but also language universals.

Key words: *hui*, modality, objective necessity, semantic change, semantic map